



疎劄集 甲

啓 疏劄

共十

~ 16
2421
4



2421
10-4

疎齋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因宋成明疏辭職劄

四劄

因柳奎等疏辭職劄

擬進病中移心箴劄

遞內局之任仍出城外乞免本職疏

辭右議政疏

論事劄

以乞變乞免兼請 東宮隨 駕劄

隨駕水原陳所懷劄

論救灾荒劄

因沈珙疏陳情乞退疏

因朴聖輅趙鳴謙疏引咎劄

因尹趾完疏引咎疏

再疏

三疏

東宮別諭後上 大朝疏

敦 諭後辭職上 東宮書

承旨敦 諭後上 東宮書



辭內局提調劄

再劄

三劄

上 東宮辭內局提調書

因李明誼疏辭內局提調疏

上 東宮辭內局提調劄

因李獻英兄弟供辭辭職劄

疎齋集卷之七

疏劄

因宋成明疏辭職劄

乙未

伏以臣於昨日瀝血疾顛乞蒙譴斥 隆旨鄭重曲
 賜開釋驚魂少定感淚被面即當包羞就直更叅問
 候議藥之列而人言罔極釁孽狼藉徒恃 異恩不
 恤糾劾本罪之外又無忌憚席藁私次瞻望 雲天
 兢惶菀結冰炭交中但俟鈇鉞之誅而已臣保護不
 誠使 聖疾尚未康復今以區區廉義又曠棄職事
 嘗憂酬應之煩終犯瀆擾之罪自數譽歿萬死猶輕



寧以此受罪萬萬實所甘心其何敢重入 禁近之地復使人疑之以箝蔽勸導之奸也噫明知其有妨於 調攝而嫌近乎婦寺之忠一任其糾紛方可以免此危辱此則不但臣所不敢亦所不忍也國事雖異於家事君親事當如一父母有疾憂其或勞人子之情也其不以憂父母之疾者憂君上豈天理也愚迷之見本自如此故入告出戒自盡其惻怛之誠終致人疑遂陷大僂尚誰尤哉然而論臣者論思之官也臣則忝具瞻之位臣而仍冒其任辱 朝廷甚矣自畫於私心者亦决矣一日擿推豈但增臣罪戾當

此直宿之日不可一刻虛曠其職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特察臣肝膈之懇且念保護重地先削臣職仍治臣罪公私幸甚

四劄

伏以臣昨伏承第三劄之 批天聽逾邈然矣臣隕惶失圖莫知措躬之所固浪默縮伏以俟 嚴誅而保護重任尚在身上不得不更申血忱干瀆於此時罪尤萬死目今 聖候寢膳未復常節餘證尚有進退而臣則曠 起居廢嘗藥 恩言藹然有可以泣鬼神感豚魚而臣則冥然不動違拒 明命犬馬戀

恩蜂蟻知義而臣之昏塞曾虫獸之不若噫臣豈樂
爲此而忍辜 恩也毋論分義與情禮 王章至嚴
罪孽難逭而迷不知反者必有所惡甚於死夫豈爲
身計哉人或責臣以委棄職事日事瀆擾於 靜攝
之中大非臣子之義臣之悚然惶悸曷有其極但臣
竊稽故事李綱乞身於干戈之際文天祥謝事於亂
亡之日二臣者忠義貫金石重望在天下而知其身
不可容則時危而莫之顧誠以無補於國事有辱於
朝廷耳今者天地 宗社擁佑 聖躬神人之憂比
春夏則有間矣不可擬議於二臣之世而顧臣涓埃

莫裨於保護罪名狼藉於簡書雖人言或不出於至
公臣身之不可容則決矣臣又仰恃 眷顧之恩苟
冒於一時豈不有愧於前哲貽譏於 聖世乎 聖
明亦嘗置之於輔相之列宜念簪履之舊退之以禮
俾得畢命於牖下此實 造化之深仁也人臣罹讒
莫伸抱冤泉壤者從古何限而今臣幸生 明時罔
極之誣卽蒙昭釋肉骨生死未足以喻此 聖恩然
臣不恥不懼忍能抗顏重入必加以縱肆無忌憚之
目雖 聖慈倍費生成之澤恐不可濟矣臣憂患餘
生積畏風波有若傷鳥之聞弦區區微命從不足惜

亦何忍重辱 清朝乎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矜察
危懼亟 命削臣名於朝籍仍治臣廢職辜 恩之
罪不勝幸甚

因柳奎等疏辭職劄

伏以臣伏見湖南儒生柳奎等疏本乃以臣與人往
復私札上塵 宸嚴之聽臣固已不勝其惶恐而又
其事端初由於臣紛鬧至此悚恨何可言始臣陳達
請刊之由一如臣所答故相臣尹拯之書更無可陳
而俞相基南歸時臣又言之曰此書源委雖如君言
市南公之始托以修潤者猶意其有所未盡今酉峰

本卷帙若多必益完備君歸路歷請其本合刻則尤
好合刻之由雖未更達 天聽君既托我以序跋我
當備論其事 聖鑑終可俯察矣其後伏聞相基果
歷見尹拯傳臣語則拯以爲凡事公則一私則多歧
此書何有彼此左相之意亦好可取以合刻卽出其
增修之本以與之而尹行教則以爲刊書雖有 朝
命 筵奏不及於吾家共編之事祖父身後誅狀章
疏皆及此書故世傳爲吾家書今以一書屬於兩家
人必爲疑乃追還其所與之本行教貽臣書亦如此
矣相基之疑怒由於此乃與拯父子往復爭辨以爲

尹宣舉於此書但叅涉而無共編之實尹拯受其師托而終乃謂不省識辭說甚多不但湖儒之所陳而已臣於尹家爲至親俞家有世好誠不勝其慨歎乃欲居間極意調柔及見其兩睽而終不可合則更不欲干涉其事前後事實不過如此蓋臣少日略涉獵此書之凡例喜其纖悉久不能忘若其兩家師友父子之間相托於出處存亡之際者固未嘗與聞但憑俞相基所示其祖之狀文故請刊之時不能詳陳其始末且旣刊行矣則寧取完備之書故又勸其合刻矣夫尹俞兩臣之交卽古所謂姓不同兄弟也喪亂

之餘攜手窮山相與講明禮學者要非爲傳後之計兩筆互書手迹猶存則何嘗有自私之意且其書理則可以公天下而體段則不過如類書元非兩臣所自立言其共其專顧何有輕重而到今兩家子孫忽生疑貳俞相基之謂但叅涉而不謂之共編尹行教之謂世傳吾家書而生疑於合刻恐非其兩祖當日之心也臣之請刊初出於爲國家崇禮教之意豈嘗循相基之囑只助其剗削之力而已也至於爭端之起序跋之出初非臣所可逆料早知其如此何敢以刊行爲請又何可勸之以合刻也然緣臣處事疎

率終使士林復有此風浪自訟愆尤無地自容伏乞
聖明特察臣難安之情亟許譴斥以懲其奏事不審
之罪不勝幸甚

擬進病中移心箴劄

伏以宋臣張詠謂其門人李旼曰子於病中得移心
法否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謹之靜久自愈臣竊稽詠以政事才有名於太宗
真宗之世又伉直有奇節然其生也早固非周旋於
濂洛諸賢之間者而其自得而誨人若此亦可謂天
資近道也臣於昨年嘗爲 聖明再誦此語伏蒙

留心聽納理到之言必已當 聖意而久不忘矣然
臣造次陳說不能闡發前人之微意常自耿耿在心
也 聖疾再發沉綿九朔今幸少安臣竊伏思惟皇
天或者荐降憂戚將以玉成我 聖主歟然則 聖
明益宜存心養性以盡事天之道恐懼戒慎以存畏
天之誠 聖人志氣雖未必隨血氣而遽衰或恐久
惱於 疾疾莊敬之志不强清明之氣少餒則非所
以仰承天休是以益覺移心之法切要於調攝也蓋
因病而習敬敬久而病愈其道順信正可以吉無不
利無可疑矣又其言深有得於屈伸相感之理內外

交養之功臣誠三復翫繹久而愈信每當入對欲申前說長言恐支反不如文字故乃於嘗藥之暇輒敢推演其意作為病中移心箴一篇屢欲稽首而獻之又恐文辭淺拙不足以感發淵衷徒煩聽答之勤囁嚅久不敢也顧念臣雖妄懷過憂憂而不誠則非至誠也聖明雖無教亦保樂取於人則尤至善也今臣久叨重任術昧鑿藥不能以湯丸砭炳仰裨血氣惟以保身體嚴敬畏之說日陳于前有以警惺乎志氣者即臣之職也而愚無知識口不能自出昌言見古人一言之幾乎道者必欲三獻而不已是何

異於野夫芹曝之誠也雖然若蒙聖明不以臣魯莽而遂忽此嘉言時加澄省以助日新之德尚可

以代瞽史工師之祝矣伏况聖明允迪茲言由習而成性欲罷而不能則收功於異日何可量也臣誠不任矐矐之愚敢忘僭猥謹將蕪辭隨劄投進曷勝惶汗臣今退出之後恐難數奉清燕之侍亦何能隨事箴規又敢就句語中略而未詳者附陳于後伏乞並賜睿照或可有補於節宣之萬一此實愚臣片片血忱千萬冀幸

遞內局之任仍出城外乞免本職疏

丙申

伏以臣伏蒙 天地生成之澤許遞難冒之任俾得脫去風波避遠陷穽兼有 恩諭鄭重誠意藹然豈但無狀賤臣涕泗交流感極欲死凡在聽聞孰不聳歎然臣不自謹慎前後常陷危機 聖上輒費保全之深恩此其罪萬戮難贖而 聖仁如天猶惜其欲退 諄諄教戒臣是何人敢承斯 眷噫臣亦何心乃敢求退於此時乎人之論臣之罪者必不但汚辱而止臣宜自 闕下出城俟罪而誠有遲遲不忍便訣之意且不欲過自悻悻濡滯數日竊聞物議頗怪臣恬不知恥此又臣之罪也臣於昨者急於解任不

暇自暴情實且嫌辨爭而懼煩擾尚此默息非敢以聖明之洞察本心仰恃 寵靈而然也蓋臣疎鹵蔑劣百不猶人猥蒙拂拭致身此地十年上秩涓埃莫酬受任保護屢值 聖疾雖無技術只欲殫竭誠力不顧他事少有妨於 靜攝者不敢不陳雖 起居膳服之節外臣之不敢論者乃敢仰稟退而思之未嘗不心悸而背汗最是文書酬應之難屢承 聖教故一陳毋納不緊之疏而遭宋成明再請姑阻源流之疏而遭柳太垣臣可以懲矣而頃日臺臣之避政院之啓儒生所懷紛然出入而 聖候夜寢尤不安

諸證有加則臣乃有姑阻三司章劄之請矣事體之未安臣雖愚迷亦豈不知近事之紛爭其不可少俟乎臣雖以此受誣至死亦無少悔故自柳太垣事以後臣之知舊皆爲臣深慮且以請留權尚夏之疏爲不當而爲太垣之論者亦以疏不卽入公肆詆辱二謗並溢世臣逢人則輒曰尊賢尚德雖有國之大事今日急務莫過於保護 聖躬我以此得罪一世固所不辭決知其妨 調將而不求其安靜之道義所不敢爲且彼此之論幾三十餘年所爭辨非一朝可定而一日爲忙今未嘗永塞其路姑待 康復之後

極意相辨亦未晚也臣雖焦唇奈不信聽何哉臣自恨誠意之未孚中夜咄咄而已言者之疑臣罪臣最在表裏排布費力經營及甚麼挾雜不專出於保護之意也權尚夏疏未入之前 聖心已有所向何待兩疏之偕入而方定其是非若臣請其一納一否則雖謂之沮格可也並請勿入而猶謂之欲掩其取舍之迹將何如而可也趙尚綱臣嘗識其面趙尚健則不識爲何狀而兩人欲陳疏之說前一日始聞之臣固不勝憂慮力勸兩人相知之人再三止之而終不聽此則院中之人或多知之排布經營者尚如此乎

趙尚健譴罪之時 聖明威怒震疊不但有傷辭令
實妨 將攝臣所陳本非爲被罪者地然亦不過片
時事乃謂之終日爭執加以以挾雜之目責之以不
專於保護不亦甚乎至於家禮源流事紛擾至此此
皆臣之罪也若初知其中藏無限爭端以臣三十年
不欲叅涉是非之心何敢陳請其刊行乎其時他大
臣及宰臣亦有欲爲陳達者特臣先入對故先陳相
基之非密囑於臣一人可知臣之所陳只憑狀文則
何謂之誣乎臣於其時或慮 聖上之不識俞啓本
末故乃舉宋時烈宋浚吉相推許共 國事於 孝

廟末年之事未嘗以兩臣謂干涉於源流也記注當
存何可誣也臣嘗以此書之其共其專有何重輕陳
之於前劄矣既不認爲重輕則屬尹屬俞何厚薄於
臣心乃偏右相基用意誣達於 天聽耶此則終不
滿一哂也又謂臣與尹拯徃復故今不敢變說私書
與劄辭不差有何可貴未知可變者何說而其持臣
若詰窮因相敬之風可謂掃地矣臣之追後所陳俱
出於徃復傳聞劄辭亦安知更無差錯乎臣之本無
識見不待儒臣之言而自知也未知 朝家自前禮
賢求士也何嘗不以官爵爲禮羅耶此則未可知也

然臣若忱誠見孚於人舉措厭服於衆心安有橫受
僇辱狼狽至此也以此自反誠不知置身之所也此
後罪名之來加自是必然之勢臣不敢仍處京輦以
增其無恥之謗乃敢陳暴情實出向城外回首 雲
天精爽飛越惟願 聖明省思慮戒喜怒節飲食慎
起居遄膺平康之福臣不勝祈祝之心伏惟 聖慈
天地父母俯察臣萬分危迫之情亟 命盡遞臣本
職及扈衛大將軍門提調之任仍使削名朝籍不勝
幸甚臣無任惶懼哀懇之至

辭右議政疏

伏以臣庸才也辱人也不敢以不肖之身復當任遇
貽羞 清朝者自量已熟矣嚮者羣起而詆譎臣者
雖擯斥臣於三危必非顧惜而特荷 天地深恩以
至于今耳是宜歛迹息影屏廢於田畝之間而忽被
曠絕之 異數又當 玉候之彌留未敢徑情自遂
冒入 脩門而顏覲周行心惕崇班雖時時入承
起居顧何食息敢安也不圖重卜之 命又降於此
際臣誠驚惶跼蹐莫知措躬之地也噫排擠不去遲
回復入更受累債之任遽當極艱之時則不但臣夢
想所不及四方聽聞將謂斯何念臣素受人輕侮前

後譏辱指不勝撻而最是固寵樸遫之謂至今思之愧汗洽背苟臣少可責以論道經邦之事者人之爲言豈至於是物情之未允本來如是而今以曾任之故苟充其伴食之位則是豈國家考慎之政也夫與受之際從古君臣之所難得宜與非其人則上之過也受踰其分則下有災也臣之冒受誤恩覆餗致寇雖不足恤亦何敢以虛授之過上歸於聖主也况今良天已絕大命近止士論睽乖光景闢亂雖古之賢大臣恐難濟此艱危豈以臣庸才而見輕侮於世者可堪其鎮定拯救之責哉蚊山蟾轍決知其

不待負且拒而摧壓無餘矣設使臣或有可以少裨萬一者顧臣精力已耗竭矣臣於諸大臣中年紀雖最少狗馬之齒亦已六旬矣蒲柳易凋疾病沈痼當事輒忘手足俱痺實有癱瘓之憂雖欲自盡筋力之勞亦不可得矣伏乞天地父母俯諒臣瀝血之懇深軫時勢之難亟許遞臣新授職名改卜賢德以幸國事不勝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論事劄

伏以臣之才分決知其不可堪任於此時此職而辭不獲命逃遁不得冒昧出肅徊徨中夜耿耿不寐

僅有一得不敢自隱欲待啓覆時仰塵 宸聽而尚
隔數日民事誠有一日不可緩者移時奏對恐妨
將攝茲敢略陳芻說仰備 裁擇臣伏見在前荒歲
則雖當年還上亦必有減分之令而今歲則灾荒地
方流移四出相續於道路冬初如此春後可知近聞
圻內灾邑已多十室九空云近京者如此遠方可知
此輩必知其離家則死於道路而猶不能按堵者饑
困方劇而催科日甚不忍坐待鞭扑之加不避中野
霜露之苦扶攜顛連莫適所向爲民父母胡寧忍此
卽今荐饑之餘官力已盡不捧今歲所分明春分賑

亦無其資 朝令之使之準捧縣邑之日加嚴督勢
出於不得已也設使椎剝而刻徵以補於春賑是所
謂割肌而充腹况實無可以準捧之理 朝家旣不
得行其命令又失濱死之良心實無所益臣之迷見
莫如趁此未盡流散之前亟寢準捧之 令援據前
例尤甚邑減其半之次邑減三分之一稍實邑準捧
則庶可以安集於目前矣今之議者或以爲 新令
又下則當納者不納已盡納者偏苦此言亦似矣而
與其民散而終不可捧雖少參差不齊亦何大傷於
仁政也伏乞特下 明旨斯速知會不勝萬幸且今

年災結特創新規各道懸定其數蓋深知官吏妄冒之弊欲使藩臣周旋於法度之中顧其意未始不好也然方其分定時外方災實之報未及齊到廟堂地部聞見有未周雖若叅量多寡其實自是遙度宜有各道之累請加給而有司之臣不得不先恤經費不免報罷近聞湖南守臣疏狀相續圻內各邑變災爲實云此誠不可不念在前不給旱田災而南道或給七八萬結今則亦許旱田之災而定數反少若不請加給則勢當徵稅於白地荒歲之政寧可有此該曹雖已覆啓防塞亦乞特命加給又令畿輔道臣更

陳其變災爲實之由亟賜變通此外他道亦必有如此者並宜待其狀聞量副其請千萬幸甚凡此二事實爲切急不可歇視幸無以朝令之數改爲難無牽於有司恤經費之言特斷宸衷以濟生民千萬幸甚前日大臣劄中有裁省用度之請而近因位著不備尚未舉行辛亥以後凶歲裁省亦非一二亟宜命遵何年之例以定量入爲出之規聖上亦宜以漕丘會稽之心克盡救焚拯溺之仁得以延續景命焉且臣伏聞近日民間錢貨極貴幾與白金相埒云此實輕重子母之權理財有國之大政况當

荒歲尤當使金錢輕而米穀重是以禹湯之幣皆緣凶年造幣救民歷代多有其法今何獨不然我國不識採銅而取於他國實非古所謂卽山鑄錢者通行稍難故自前乍行而旋廢者數矣今則行錢已三十年矣流行遍於遠方數年之前錢賤如土冶人或鎔錢成器以致今日之貴云貴出賤取亦古人通貨便民之政今宜先令有財力數三衙門買銅鑄錢以寬其通行之路矣蓋行錢之後傷農損商盜竊賄賂之弊誠不可一二數故議者或以爲當廢然公私之積已多誠有不可遽廢者旣不可廢則又不可一任

其踴貴使買遷路絕輕重失序豪富者得以擅其利貧寒者無所措手也或云銅非我產薪炭日貴今雖鑄錢所得僅當所失實無餘利可及於民此則錢賤時然今則貴甚必有波及之利恐不足慮也若以鑄錢爲甚難盡出內外公府所藏之餘錢換得方賤之銀則官無所失錢可稍通此亦一道也並乞亟命諸掌財之臣確議舉行焉臣強其不知妄論救民理財之道已極惶愧而又有不可不陳者伏聞草溪郡守尹星駿死於官所云此人多年侍從異於疎逖之臣雖不能自脫於靡然頽波之中平日不好伎刻之

論則人多知之素多疾病不免死於嶺外誠可矜憫
乞 命沿道護送其歸櫬以終恤下之 恩且其同
時補外具萬理沈尚鼎等去時人以風痺久癘為慮
當初所坐俱豈可死之罪今因星駿之死亦宜并加
軫念矣臣又伏聞遠竄罪人鄭棧家有八十老母遠
隔之情聞者憐之且其隨叅堂劄強而後從恐與首
發主論者有間 孝理之下亦宜特加 寬恩矣臣
有懷不敢不陳煩猥至此不勝惶恐

以虹變乞免兼請

東宮隨

駕劄

丁酉

伏以日者衆陽之宗也而近年暈抱珥蜺之變多作

於陽長之節伏惟 聖明敬天勤民未嘗以 疾病
少弛其憂而仁天之警告又發於此時何也殆由如
臣無狀忝叨輔弼莫能少濟艱虞使 殿下赤子獨
陷危亡天且瘳怒降此大異亟宜特下 明旨先罷
臣職名以謝天意臣終宵憂懼瀝血陳籲豈敢以應
文之故事瀆擾於 靜攝之中也伏乞 聖明俯燭
微誠以幸 國事焉臣今雖請譴睠睠之誠亦不敢
不暴惟願 殿下毋以上天之玄遠謂不相關於人
事又毋以前年有此異狂於目前之無明徵惟以人
子之遭父母之怒者為心夔夔齊栗益篤事天之誠

因以移心於 病裏平康之福未必不基於此轉災
為祥豈曰無其道 動駕湯浴今出於萬不獲已高
天下民必亦為 殿下恕之然 殿下亦宜深加戒
懼曰或有感頰相告者歎天心或以此示譴歎雖已
節損益今簡約雖已蠲恤益察民怨大行救災省耕
之政即古人所謂可以比於先王觀者也民情既悅
則天怒亦可弛矣且臣伏見春坊之臣昨有東宮隨
駕之請而未蒙 許可此乃舉朝之議非獨春坊之
言而已蓋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古之制也 聖明之不許東宮隨 駕必歸重

於守也而隨時之義輕重或變誠有不可以一槩言
者在今則視 膳問 寢之禮反為重焉天理人情
之所不可已者亦宜深察何可膠守常規也伏望更
加三思詢問於諸大臣而定之不勝幸甚

隨 駕水原陳所懷劄

伏以臣隨 駕在班而 聖體勞動之時恐妨 引
接不敢請對陳懷不得不以文字煩瀆死罪死罪臣
伏念前世帝王行過異代賢臣之墓必為之祭而至
發胡不我臣之歎况所嘗敬禮以賓師之尊者乎文
正公宋時烈之墓在於水原地今者 駕經此地宜

遣近侍特 賜諭祭如前日廣驪祭 國舅之禮矣
若湖西則固多先賢功臣之墓以太學疏 批觀之
聖念已及矣 駐蹕後亦宜遍問 賜祭以聳動一
方也且臣竊稽周時之制王巡狩有百歲人則就問
之八九十過其里則見之三古聖王之尊禮高年諮
詢黃髮如此此所以興孝悌之風者也是以 先大
王每於溫泉 行幸所經圻邑及湖西一道八十人
並 賜老職之資蓋倣此制也今者 車駕乃在圻
內宜遵 先朝之例先 命道臣抄出八十以上老
人以啓湖右則 臨幸溫宮後亦 命本道恐不可

已也且臣伏見昨日沙斤川路傍領府事尹趾完自
其鄉來迎 聖駕大耋篤疾之人能自盡其誠禮
聖明宜加優禮以答其意揆以古者就問過見之禮
元老大臣則雖 駐輦敬勞動問其所欲言者亦無
不可而喉司不能先知預告 駕過而無及矣今雖
可恨若 命一史官追徃其家 諭以恨不早聞竟
失一見且問應天灾救民饑之策老臣當盡其心矣
且伏聞判府事徐宗泰自引以情跡之難安不敢與
諸大臣留都又不敢就班扈 駕只瞻望羽旄踵後
作行云昨因政院之啓雖有給馬之 命亦宜敦勉

必令隨 駕俾不彷徨於中路恐合待大臣之道矣
伏乞並 加財幸焉

論救災荒劄

伏以今歲災荒秋初聞見猶以爲不及乙丙近聞圻
湖沿海已有飢死者村間多空人煙蕭條流民四散
自峽中轉聚都城猝當酷寒市街郭外日有殭屍遺
棄小兒彷徨啼哭外方明火之賊處處竊發或有破
獄門剽奪劇賊而去者云乙亥則歲前不至如此今
則荐饑之餘民力已竭無復顧望輕去鄉土今若不
輟催科之政餘存者又有荷擔之計苟非大施懷保

之仁民心一失莫可收拾寧不大可懼哉臣謹按周
官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此聖王代天仁民之
大法也其中薄征散利緩刑三者尤爲切急荒歲之
最當先法者也其曰薄征減民之賦租也今諸道審
損實各減災結之稅宜無可更減者而旱田尤無所
收菽豆幾乎絕種年分事目雖許旱田給災守令不
敢遍給全災未免折入實結云使冬無所食之民春
出幾絕種之穀殆近於白地徵稅今年稅太雖未得
全減宜許折半減納身役則乙丙尤甚邑減半之次
邑減三分之一今年尤甚邑方減三分之一蠲停之

今在於民間不甚危急之前聞見未周之時故異於乙丙矣然議者以爲祭已湖南沿海數邑外無甚災荒而張皇踰實蠲恤過分 國力先竭今宜可戒噫假使其年誠有過分之政其 仁恩足以感結民心今何可懲熱而吹冷見生民之顛連至此而不爲之動念使 國家從前盡心子惠之仁虧一簣之功於今日耶况良役之布乃古今天下之所無縱不能大變其法獨不可薄征於荒歲乎及今歲色將盡良困日急其已納者杼柚猶未盡空尚今未納者非椎剝而莫徵者必隣族之無可指者官吏亦畏罪矣豈敢

餘力而緩督也龜背之毛誠難刮取雖使驚悍之吏日施箠掠有死有散而已終無盡徵之理不過增刻骨之怨竟無補於經費矣無寧快許停捧於歲後以除剝肉補瘡之慘痛也至若騎步兵乃間年之役水軍爲逐月之番雖不可一例不捧此外俱可停而待秋伏望特降 恩旨今年田稅太許減其半騎步兵水軍外身布亦許限歲前徵納未捧者待明秋退捧使瀆死之民更無怨詛也有司之臣聞臣言而莫不以經費爲憂臣則以爲 國家保此民而得其心則財用可以復聚 上下不忘漕丘會稽之心則亦可

以苟過一時也如欲待有司經費之足而後方議蠲恤則恐無可蠲之時矣朱子所謂有司之力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者亦必惻然有感於淵衷矣且都城之民素多游食米價絕貴飢困日甚多不能舉火賑廳方請減價賣米可救其急而近聞賑廳及經理廳還上未捧者方督徵云今且爲飢而賣米又令納糴恐非得宜亦乞卽命停捧焉此等事俱係薄征聚民之道恐無過於此矣其曰散利者如貸民以種食之類也艱食之民廩延命脉來歲之計正在南畝助耕貸食豈非急務三

代之世蓄積常多故足以散其利也今則公私之積蕩然不翅國非其國也雖有仁心曷能普濟外方官糴未捧賑資難辦是將不能奏其艱食尚何望貸種食於春農乎終亦束手坐視其廢耕如不可以無可奈何而置之者宜思少濟之道嚮者臣之鑄錢之請不但爲官操貴賤之柄民有買遷之益亦欲稍取其羨以散其利凡身布之代錢者賑費之當償者必有所補至於種食之助豈無可賴也但廟堂頗有異議富良不願加鑄以臣迷見何能自信今以爲不可鑄者皆謂銅非土產俗不習錢勝國以來乍行旋罷近

者行錢初是失計行之數十年民心日巧姦盜滋而
賄賂肆富益富而貧益貧今者由貴而漸至於無因
其勢而罷之可也何可加鑄乎其言似矣而國內多
山銅則碁置不可謂無銅特不曉採冶之術民俗不
能盡其地利而習尚浮靡乃買異國之銅至造唾洩
之器雖出自異國其多可知不患銅之不足也行錢
之弊臣亦未嘗不以為如此其得失固可爭辨於將
行之日而今既公私通用遍於窮荒絕島其可一朝
遽罷大失億萬之財乎决知其不可遽罷使其貴埒
於銀貧民不能備十百而換升合亦不能救其極弊

可謂得計乎臣則只願救目前之急耳管仲曰禹鑄
歷山之幣湯鑄莊山之幣以救人之困然則水旱而
造幣古聖亦行義無可疑且考前牒或以錢輕重互
變其制曹魏數十年之外未聞有不行錢之時蓋穀
可食而布可衣取不可衣食者行于其間者則聖人
利用厚生之大權今所以生弊必不得其法耳何可
其自貴自罷不制其變乎又以盜鑄之多民俗之
益巧為憂目今非有官鑄大盜已私鑄於海島方囚
推於京獄以其極貴而致然何嘗因官鑄乎乙亥之
荒諸道多請鑄錢廟堂一例不許今判府事臣李畬

以備局堂上自鄉入來盛陳鑄錢之有補於窮民乃許鑄於京外其時未聞民心之益巧於其前大抵風俗之如水益下豈獨鑄錢之故也此事可否之間時月漸晚宜速定奪恐不必待登對而稟覆臣不憚煩縷者欲資廟堂之辨論利害耳其曰緩刑者謂歲凶民多犯法故寬之也凡民之迫飢寒而新犯罪者固可緩其刑也至於積年滯囚而拷掠者無論有罪無罪寬鬱之氣足以傷和誠宜別諭京外刑官疑者輕之滯者疏之縱不能使囹圄空虛猶可少洩其冤氣矣曾在辛壬之饑先大王以爲饑饉之餘人心

大變思欲與民更始乃命大行疏釋此誠天地之仁也至於徒邊之律初爲實邊故其罪減死一等逃亡則爲一罪大典其律只一條續錄增加其後事日增今則各營比律自斷者漸多丙戌年間刑官發端臣請令刑官會議廟堂而酌減其律矣至今尚未舉行云亦乞申飭刑官俾卽議定焉臣伏聞近日聖候諸證無減寢膳之節不及春夏文書酬應察覽甚妨云犬馬之憂惟有一倍焦灼何暇念及他事又何敢以一事貽聖慮於此時而民憂至此不容少緩須至陳聞稟裁可以奉行者故不得不條陳數

事而多費辭說且惶且悶罪合萬死伏乞 聖明留神裁幸焉

因沈珙疏陳情乞退疏

伏以臣素抱痰痺之疾常甚於夏月而近日 玉候未寧候班頻設不敢以狗馬之病煩溷於此時矣自數日重感暑濕左痺偏劇流痰注節脛腕麻疼行動俱艱昨今 起居之班無計致身廢禮之罪固已難追且咎徵極備大水傷稼充位如臣理宜受責玉堂之官又以改錄為言雖不必每人與辨人言之噂嗜如此臣安得晏然而已乎罪積病深不可仍據重任

則決矣伏願 聖明矜臣危疾察臣難安亟許遞免仍治臣罪以懲其慢焉抑臣有區區私悃之萬分崩迫惶慄者又不得不冒死哀籲死罪死罪天顯之親氣血相連吉凶禍福不宜殊塗况臣早孤依兄受恩如父亦嘗同時通籍共沐 恩波遭遇不幸終見其陷於刑戮臣則獨蒙 生成之澤猥廁崇高之列每念生死之間榮辱相懸怵然驚痛含恤莫宣常欲效古人納官贖兄罪之言而嚴畏囁嚅不敢復發孤兒寡妻屢欲伸訴輒又苦口止之今因臣侄子 駕前之訴忽被曠蕩之 異恩始覺臣之無狀不識 天

地之寬大而自阻於 父母之慈更沮妻子之至誠
而永負其骨肉之恩也今者 恩誥重宣泉壤改照
如見死人再出陽界闔門感泣瞻 天祝 聖此時
此情中夜鬼神亦必爲臣下淚不但臣生難酬報死
有隕結而已私家子孫世世生銘鏤心肝圖報
大恩者豈有窮已伏惟 聖明永念平日之任使且
軫其自効於 宗社危難之日哀矜惻怛施此 寬
恩若其功罪是非只恃 聖明在上公議在下而已
然今之言者造意至深遣辭益毒至欲以 淵衷之
所權度而處分者 容光之下燭於覆盆者一併歸

虛臣之腐心痛骨有倍於前而亦何敢干冒 嚴威
有所辨暴哉第今時往事邁愛憎已絕於九原而尚
此持之者徒以臣故耳况其所謂三司之不言牽於
利害者指意尤爲危險噫數十年來朝廷之上無一
人爲臣家言者今何有氣力可以利害乎人而人之
爲言乃至於此耶臣苟容竊祿上不能裨 國家一
事下以貽累於同氣終被此危怖之言痛迫之外不
覺體粟而骨青顧此情地寧可容身於一日乎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臣危迫之私又許臣歸死田里使之
避遠機筭以卒 生成之澤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

祈懇之至

因朴聖輅趙鳴謙疏引咎劄

伏以臣伏見昨日諫官之疏以臣獨對事責以疎率
又謂之君臣胥失憲臣至請承旨史官溺職之罪
緣臣無狀上以貽累於聖德下以移罪於他人臣
誠惶駭震惕不知死所當此聖體受灸之時又廢
起居之禮罪亦萬死伊日詣閣之後中官來傳
聖教俾臣先入臣謂承旨曰此異常規承旨史官不
可不隨我而入臣則在前趨到中庭顧後無人始覺
承旨史官之不許入侍見阻閣門而黼座不

遠催臣上殿臣恟怍赳赳而不敢還出曲拜之後
先請召入承旨史官聖諭乃引孝廟朝事再
三教以進前臣悚惕跼蹐無所措躬語每更端輒
申其請終蒙許可倉卒之際事勢如此而臣心惶
懼何待人言蓋歷代君臣相接之禮類多簡易其光
明嚴正未有若我朝者而今至臣身擺脫常典且
關後弊諫官之責臣是矣何以自解臣於千萬意外
遽當非常之事蒼黃顛倒驚魂悸慄尚未自定考史
之行今當復命而臣無以收拾精神稟定儀節雖
無臺章之糾彈勢難叅議大事伏乞聖慈俯諒臣

危迫之懇亟許譴斥臣身以謝人言更卜賢德端定
大禮 國事幸甚

因尹趾完疏引咎疏

伏以臣事 君無狀詬被人言陷此大僂罪名難洗
誅責是俟 聖慈特垂生死肉骨之恩不惟不加之
罪 恩數優異慰勉勤懇哀籲疾號未蒙 矜察臣
誠惶悸感慙感涕如雨臣既不能跑山逃海絕跡人
世但有跼天踏地求死不得而已噫臣之疎愚豈不
自知叨濫已極媚嫉偏多而側足危穿之上遊身弄
殼之中蓋嘗十顛九倒以至于今者特以受 恩罔

極未忍便訣耳今果蹉跌落此坑坎周身不智尚誰
尤哉然臣之爲 國一死亦所自誓而意外橫被惡
名誤嬰世禍則實無其義况盡誠而見疑尤豈不寃
嚮臣之前後入對所以懇叩反復罄倒衷赤者自謂
不背於常經神天不能言尚可誣也 聖明已俯燭
矣其可欺乎是以仰恃 日月之明不自疑顧惟幸
大事之定一意贊成未知古大臣處此義當如何也
凡事舉一隅有可以三隅反者 聖上初諮以唐時
故事臣乃對以 本朝盛典又與諸大臣苦口陳誠
終有 處分以此終始可揣其他今之言者不究本

未肆加疑辱一人唱聲羣起而擠之囂囂訛訛窮極
危險陰深之言日騰於章疏以惑四方之聽聞嗚呼
此豈但爲 國深憂者耶至於獨對之 命出於倉
卒旣非臣夢寐之所可及亦非臣慙忠而成者臣獨
不幸而當其事矣若使臣毅然不承 命固辭於
閣門之外可謂善處事矣蒼黃顛倒不及爲身謀貽
此噂喑上累於 聖德至今思之慚悔悚惕以此受
罪萬殞何辭 孝廟嘗有此舉其時已有違言况於
今世乎况當臣身乎但未聞其時以私人私臣疑及
上下其爲人臣者得此題目不膏斧鑕當屏四裔

聖明雖察其枉不忍致之死地何可復假 恩禮而
湔拭之仍置百僚之首以實私人之疑乎今之紛紜
疑亂靡所底定者正爲臣一人一去臣身則朝著必
妥帖無一開擾矣今下 明旨曰予嘗拔汝於萬死
之中置之於三事之列誠欲其予違汝弼予雖有非
常之命汝其可承終成予過以來羣言乎台鼎之位
可以儀式百僚汝若忠諒素孚何以使人疑至此以
此策免臣而譴黜之庶可以鎮服方生之論在臣身
實爲 天地生成之澤矣臣之所祈望於 父母之
慈者直在乎此矣且以諸大臣之不爭聽政之 命

為今日大案其言轉益危惡使臣等既承未安之
教乃請停其事其罪又當如何一言一事莫非罪惡
誠不知所以為言也伏聞 王世子受 命聽政已
受羣臣朝臣各忝保傅之末跡阻拜蹈之列犬馬之
誠不任悵缺瞻望雪涕有懷莫伸臣伏見閭巷之人
有子成立幹蠱當家則其歡喜愛重甚於他日天性
之親何間尊卑伏想自有 新命 聖明必耳提面
命一倍嘉悅春宮亦扶床繞膝親切敬聽理順事舉
有喜無憂祥和萬溢百祿天申區區慶祝不可名言
而罪釁至重情禮曠廢亦臣死罪伏乞 聖慈察臣

崩迫之血懇憐臣窮蹙之危蹤亟許鑄削臣職名仍
加重譴以謝人言以全殘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
激切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開
釋之旨不啻勤懇而異議彌堅
造朝愈邈愕然且慚無以為諭噫獨對古亦非道
未聞以私入私臣勒加惡名如今日者此無非世道
日益危險之致可勝痛哉况獨對時卿之竭誠匡救
可質神明則大臣之言豈非卿之至寬乎予洞察卿
之至寬則惟當反復敦勉期回遐心而已萬無九許
之理也目今廊廟殆空此時思卿若大旱之望雲霓
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亦勿待
罪即日入城毋孤予如渴之望

再疏

伏以臣行已無狀不見信於人遽受千古所無之疑
謗終被千古罕有之惡名其言苟行誅族猶輕闔門

惶戰聞者代怖加以黨議乘釁惟恐不傷末俗易搖然信相半臣於此時何以自明雖自信其無愧於此心已分其終陷於奇禍昨伏承史官所宣 聖批乃以獨對時卿之竭誠匡救可質神明爲教嗚呼此臣之所不敢自言者疑臣而構臣者正喜其疑晦而不著也臣將掩昧終古誰能爲臣白之 日月之明深察情狀劈破此生死關頭今臣可以少延晷刻之命矣噫天地有生物之仁而不能使枯茭再榮父母有生育之恩而不能使死骨復肉伏惟 聖主之恩實天地父母不如也豈獨臣感極欲死尤思結草之報

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懼讒畏忌不獲自伸者必爲之感激流涕也嚮使臣始則依違於獨對之際終反爭論於僉 詢之時 聖明必惡其反覆無狀已陳鈇鉞而誅之矣言者尚欲斷斷以獨對爲疑者雖心知其如此不因此構臣之罪無以快其意歟吁亦甚矣以此言之臣之無故見嫉於世必欲納諸罟罟者可以見矣况臣疎愚之人當事善錯其何能終始相容與之協心也今 聖明獨舍臣一人使一世相忘實爲 清朝寧靜之福豈特臣一身之幸而止哉今臣滓穢賤污糞土之墻不可以復圻驚怖危厲神識

且全迷矣 聖明雖欲拂拭而薰沐之俾更立於人世亦不可得矣而乃有反復敦勉萬無允許之教若是則私人之疑終不可釋然其重累 聖德更何如哉又以廊廟殆空爲 教若亟 許臣至懇改卜賢德則機務無滯不足以貽 聖憂矣而反欲 敦勉此必不敢承 命之臣曠日持久一日當有一日之害臣之罪又萬萬矣 聖明豈不念及於此乎抑臣尤有萬萬惶愧罪合萬殞者 聖明每以獨對非今創行爲教此中古以來風敦俗厚時事耳如史丹之伏蒲李泌之流涕必皆左右無人之時然此事終

不無小人乘間之慮故我 朝之規最爲嚴正 孝廟時已有人言者亦此也無狀賤臣遽遭非常之舉此時風習何怪其騰口舌也易曰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其身 聖明以不當問之事獨召無識多謗之賤臣是 聖明不慎密其樞機也臣則造次顛沛之際不能精義謹密蒼黃承 命貽此噂嗜上累 聖德是臣不學之罪也大臣所謂 上下交失者則却是矣如是而不罪臣則將何以服人心而示悔端臣亦何敢以苟道譴責爲自幸也雖以此終受大何亦所甘心矣臺閣之論釋臣而獨持承旨史官

亦是意外而公議則大可畏也伏乞 聖明深思

國體亟 命攸司治臣之罪使公議伸而私分安不

勝大願臣不任惶懼悶迫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

懇前後批旨備悉予意辭已竭矣更何多語今卿所
遭之萬萬至寬予所洞知故日昨下喉院之教實出
於聖譏說之意也噫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予既開釋
無餘卿寧有毫分嫌端謂卿體國誠深必不致我棄
矣辭本又上一向邁邁只緣予情志不孚之致曷勝
媿慙予志牢定勉出之外無他道理卿其諒哉亟斷
異牘即起論
政用副至望

三疏

伏以臣昨伏承史官所宣 聖批諭臣以貴相知心

責臣以一向邁邁終以勉出之外無他道理為 教

臣之惶悸窮蹙愈往愈甚抑塞悲泣繼之以血嗚呼

人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顧臣痛迫之情即今

古所罕有豈若一時疾痛之比而以 聖慈天地父

母之心不賜 矜察其瀝血露肝之籲視之若小難

安終可出之人臣誠淺辭拙不足以感格 天聽本

無特操徒知舍 恩畏罪未嘗自決去就故耳實臣

之罪也然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若已推而納諸罟

獲陷穿之中者豈非聖人之心乎今臣在近 君之

列視匹夫匹婦則有間矣若其危厲窮迫何啻不得

其所而一縷之命終未丐於 聖世則亦臣之命也

聖明一斥臣身則羣疑釋而 聖德愈新任臣如舊
則臣罪深而世禍益烈臣身縱不足恤畢竟何補於
國事乎言事大臣之心雖未知必在於禍臣而元老
之言不復顧藉故樂聞者翕然藉重詈訛轉深疑謗
流傳至有不可忍聞者十倍於近日諸章疏之所論
初頭若此末流可知雖 恩綸辨哲質之神明昭揭
日月其疑恐不可釋其勢有不可止惟有罪斥臣身
可以粗安於目前臣亦何敢自信無愧於一心上特
日月之俯燭覲顏自立於人世以促其禍殃哉况臣
憂患餘生本如傷弓之鳥今日震薄豈可謂曲木之

驚乎與其終死於奇禍無寧自犯違適 明命之罪
早伏鈇鑕不作冤鬼於泉下是以乃敢限以一死不
敢以承 命爲恭更累 聖德也臣事 殿下幾四
十年矣縱無塵露之效 聖明若念其任使之久寧
不可終求可生之道使避必死之地以卒 生成之
澤也臣之瞻 天望 聖但有此耳噫 聖明以天
地之大尚察臣螻蟻之微誠前後 恩諭可感豚魚
受 恩如臣終古幾人而臣雖無狀豈不識 聖恩
之罔極敢自疎於 慈覆之下且臣未嘗得罪於
明主豈敢邁邁若直道事君不得則去者然哉臣雖

退填溝壑銘心鏤骨九死而不敢忘者惟在於京
闕矣而 聖教及此亦豈非臣之寃也臣之所以乞
蒙譴斥者亦非敢自以為無罪而強請之冀延危懼
之喘而已今日之事臣安得無罪特 聖明過加寬
恕耳使臣不承獨對之 命人雖欲疑謗臣無罪可
指矣而素乏定力倉卒愴怛不能稟復固辭此臣之
大罪也以此論臣雖萬死所甘心臣何敢措辭而自
辨 聖明以此罪臣正可以明悔悟之端息方生之
論奚但臣一身之幸也伏乞 聖明曲察臣呼天呼
父母之危惘亟許罷斥臣職名仍 命有司論臣之

罪以謝羣疑毋使重任久曠 恩禮屑越以幸 國
事以延臣殘喘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感煎泣懇迫祈
望之至

東宮別諭後上 大朝疏

伏以臣瀝血三章未蒙 矜諒狗馬之疾亦甚危痼
乃敢請告於銅闈冀幸轉啓而蒙 恩誠出於萬不
獲已而四籲斬許 恩言繼降惶感罔措若隕淵谷
伏聞數日前原任大臣留疏而歸復及臣事又伏聞
嶺南監試儒生罷場而將拜疏其聲罪臣者莫不以
獨對為言道臣試官俱以狀 聞云臣驚魂益悸置

身無所寧欲鑽地以入也噫臣若無伊日入對之事
近日之疑亂危厲靡所止屆豈至於此乎顛倒疎率
一舉足而陷此大禍莫非臣之罪也 聖明若不先
正臣罪夫示悔意則中外之疑上及於 聖躬者恐
無可釋之日螻蟻微臣顧何足惜苟使羣情渙然
國家寧靖則臣雖滅死萬萬復何敢恨雪寃之 恩
惟有結草仰酬而已嗚呼人情不甚相遠我所不忍
人亦不忍臣初見大臣之疏忽謂驟聞驚惶言雖不
擇追詳事實終必開悟以今觀之臣乃錯料其疑臣
也蓋至深矣及見臣指九天而爲正 聖明質神明

而爲教而後方若微開臣一線之路而其言然疑闔
捍有不可摸捉者吁亦甚矣夫星月麗天失其躔則
不祥人臣事君反其經則不忠天人之理自無二致
臨事守經失之者鮮矣臣之家世之訓本自如此是
以臣雖當驚怵戰掉之際亦能知有此義終以此獲
滅身之誅誓不欲上負 明主下忝所生此心已自
決矣未知使言事大臣當之處義復如何也且臣之
爲私臣爲忠臣自有臣天賦與公議顧何待乎大臣
之專與奪之權也然老成之疑如此浮囂之論必益
危懍嶺外之言亦將何所不至臣以眇然一身受此

叢鏑其勢不滅則不止况臣不能淑慎其身終至貽累 聖德之罪萬殞難贖無以自解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勘臣罪以謝人言以幸 國事臣不勝大願抑臣有區區所欲陳誠者今方朝暮待死若失此時恐無可言之日矣如臣無狀雖受疑謗以至於死固不足言以 聖明天地之仁亦受羣疑此臣之大痛恨者也惟我春宮仁孝夙彰溫文日就名分早定人心久繫含生之屬舉祝 宗社萬年之休一朝 聖明忽有意外之教羣情安得不驚且疑街談巷議偶語族言者莫不以爲過舉此豈無因而疑逆揣而憂

者哉然臣决知 聖明之形於言而不自爲嫌者豈出於愛慈之切至而無他意也諸大臣之入對也未安之 教先下臣等雖交口力爭顧其語言拙直誠不足以轉移大機俄頃之間 聖心霍然雲消霧開持難變爲决斷辭氣之溫藹如春陽此真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者呈露無餘未見有纖毫芥滯臣以此决知 聖心之無他也外人不能獲覩其光景故大事雖定猶未釋然者亦無足怪也然人心易危而難遏事變因小而成大此在 聖明堅持固守而已勿以已善處無可言少弛其心不忘省察

毋忽照管使宮闈之間洞然瑩澈祥和之氣洋溢內外億萬年 宗廟之享子孫之保必基於此奚但釋一時之羣疑也古人之善處人主父子間者多以露幾微來讒賊為憂空穴之風勢所必來故耳 聖明之世寧有此憂而樞機一露不啻幾微小人抵隙何代無之嚴防密察絕其萌芽正在此時 聖明必已留心矣從古亂亡多從此出苟或小忽浸潤之勢潛滋於不覺之中則雖如臣等百輩碎首糜身亦何及也且近者大小言事之人其言雖或不審所重則在於憂 國並宜一切容納不可阻塞其路篤老大臣

尤當禮遇而前後 批諭過於迫切正當遣大投艱

之日不示以闢言路尊高年則恐非 貽燕之謨也

臣雖不可自立於人世未敢忘者 聖主苟有補於

宗國夕死亦無恨矣臣無任瞻 天望 聖涕泣懇

迫之至 而連章請急必欲釋負是豈所望於輔相者

取自愧誠而淺寧欲無言噫領府事原初疏語已極痛
慨而及見再疏疑我朝廷雖年少喜事者傾軋之手
測之加此而壞亂我朝廷雖年少喜事者傾軋之手
無以加之此而壞亂我朝廷雖年少喜事者傾軋之手
藉至於一種在聖稱道決不可事者傾軋之手
之大變尤可絕痛何足掛齒未所陳豈出憂愛可
不留心焉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待罪
亟斷來章即起論政用副予虛行之望

敦諭後辭職上 東宮書

伏以臣干冒已多罪責宜加而昨者承宣奉 令誨諭切至臣不勝驚惶震越氣短神迷不能傾瀝肝血盡意仰復恨結心腑中夜雪涕臣本疎愚百無可取而過蒙 聖上特達之知十顛九倒輒荷 生成之澤人望之外致位三事人情不滿而疑嫉隨之情志未孚而論議間之凡有風波必受詆讟及至今日事在倉卒天奪其魄舉足一蹉遂陷坑窞一人唱聲半世囂訛疑亂危怖不可忍聞臣於此時殘命至危大寃莫白苟非我 聖上日月之至明我 邸下河海之大度臣何以尚在地上也嗚呼從古人臣遭罹橫

逆者何限而豈有如臣之危懍蒙被主恩者何限而又豈有如臣之罔極者乎雖使臣生則隕首死而結草不足仰酬其萬一今何敢以一身區區廉義與疾病自阻於隆天厚地之 恩也然臣所叨者即古人所謂具瞻之位也所被惡名沒世而不可湔洗也疎率之罪上累 聖德而不可幸逭也疑謗轉深猶恐臣之不及於大禍也若是而臣其敢自信以無愧於心上恃 聖慈與 離明察其深誠覲然自立於人世冒沒於周行乎伏惟 邸下光明緝熙典學日進歷稽前史寧有身名敗僂加以不恤人言而能少補

於國事者乎伏奉諭旨勉臣以協贊代理之政噫此固臣所嘗冒進聖聰者也犬馬之誠思竭股肱之力雖繼之以死亦所不辭者即臣之初心今承明旨危衷自激感涕如瀉而滓穢之跡不可復辱清朝盡忠之願此生已無望矣尚復何言惟是恩禮屑越重損國體撕推許久日增臣罪日夜悶泣祈望只在於曲加哀矜俾延時月之命耳伏乞邸下俯察臣危迫煎灼之情開陳天聽早賜譴斥臣身且治臣前後違命之罪私分幸甚國事幸甚臣無任惶懼怔營懇迫涕泣之至

承旨敦諭後上東宮書

伏以無狀如臣猥荷殊渥罪積而久道譴誅情危則終蒙矜諒雖父母之慈恩常掩義者何以加此願欲既從而猶慮其遲回近侍來守鎮日催召非輔弼之賢係國安危者孰當是眷昨者銀臺之臣又宣明旨開諭深切招徠益勤未知邸下何所取於滓穢賤臣不惜恩禮之屑越一至此也噫臣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已及覆餗之凶今將不能退不能進又成觸藩之艱臣之情跡可謂窮迫但自跼天踏地靡所置身今臣只可解見任而塞其辜辭

廊廟而釋衆疑者臣亦何苦冥然不顧分義邈然不念 恩私有若驕富貴輕爵祿者爲哉况 聖疾久淹神人之憂未已 禹明代理寰域之望方新臣非小官卑職此時何忍求懇乎蓋臣疎愚蔑蒙自貽釁孽既危且辱死期將至言起於負望之老臣謗成於樂禍之衆口流言傳虎四方全帛茫茫天地實無容身之畔 九閻深嚴何以俯悉其囂訛也其深疑則固不可忍聞最怒者猶以爲不學無識而嚮者論思之言諫諍之章其議亦嚴臣之爲一世所棄槩可見矣雖未減臣之罪其不可仍保爵位則較然矣嗚呼

聖上有日月之明 邸下有河海之度辨白之昭拯濟之仁終古人臣罕所蒙被豈臣隕結所可仰酬天日在上尚復何憂然而三至之言慈母惑而投杼近似之跡聖師疑於拾煤鑠金之口今不止於三人非常之事難自暴其衷赤以臣易危之跡顧何恃而不恐也今臣有罪可勘若蒙郵責則物議庶可謝矣歛跡朝行與之相忘則危寗或可避矣若其特 加謬恩收召不已則適足以增彼之怒而促臣之死從前大費生成之澤者恐不能爲終始保全之 恩也天地父母苟或念及于此庶諒臣披肝瀝血之懇矣

念臣神精隕喪志氣可知餘年近死宿疾愈痼 朝
廷雖置之於大臣之數不過杜門呻喟委身床簀何
有分毫可裨於 國事如使臣迫於 嚴命乃復東
帶入城雖曾所憐臣者亦將喙噓而胸詬與僇之賤
必皆鄙臣之貪 寵榮而博性命矣臣昏愚迷塞自
量如此又敢擿捱豈樂爲也雖伏斧鑕實所甘心更
冒萬死疾聲哀號伏乞 高明曲賜憫惻將臣煎灼
危迫之情一一開陳於 天聽亟令召還史官仍
命有司治臣事 君無狀辜 恩慢 命之罪不勝
大願臣無任感 恩知罪祈 天請 命激切悸恐

之至

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臣傾瀝肝血竭聲哀籲而干冒之懼萬殞是俟
伏奉 聖批辭旨溫諄夙出尋常譴誅不加慰勉甚
勤非臣污穢所可堪承惶駭感結無地措躬衷情抑
塞涕血交流夫 君有疾而使臣嘗藥苟懷圖免之
計者此其罪當如何 聖疾十年含生普憂臣雖無
狀不思盡分於憂患之際者不可以人理言也而乃
敢瀆擾於此時其情可謂戚矣其勢可謂窮矣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庶可以俯察危衷而不卽矜許紆以

恩諭者猶謂臣或可承 命而冒入物論稍久而少
息噫苟非 日月之明下照臣肝膽臣何能得至今
日前後開釋之 旨昭揭日星亦何敢更有望於
慈覆也惟是不可徒恃 寵靈自同平人者豈但係
臣之廉義也哉念臣素無學問之力未嘗見重於一
世又乏周身之智造次顛沛不能擇地而蹈終陷此
危穽尚誰尤哉今之論臣者謂之疎率妄作盖公言
也以此受罪本所甘心目之以私臣則已深矣其他
囂訛誣悖之言未塵 宸聽者多不可忍聞實是非
今古人臣之所嘗遭臣誠冥頑尚自覲顏人世矣嗚

呼古人受讒人之罔極則至有願乞爲僧者當時事
之至艱則至曰不敢復近天子左右臣嘗讀史爲之
掩卷而太息傷其人之不幸矣豈意身當危厲百倍
於古人乎臣縱不能毀形入山以駭聽聞自覺餘生
之支離深恨不早溘然寧有纓冠束帶出入 禁近
之望也中外疑謗迄今危惡而臣無所顧忌乃敢更
昵 清光揚揚厠跡於大臣之後豈不重辱 明廷
而益激汹擾之勢乎到此之後 聖明雖欲倍費生
成之澤恐不可得矣臣雖齧指噬臍悔其徑入亦無
可及矣臣風波積畏思之至熟如使臣但有葛藟鞬

施之困而已則豈敢於此時鎮日瀆顛而強自撕推
全不顧分義之所在乎 聖慈若憐臣至危欲其保
全其軀命則莫若 許臣一退俾世相忘使之委重
寄而處近密實非 體下之深仁臣窮迫到極語不
暇擇死罪死罪若是而猶未蒙 深察臣則有死而
已尚復何言伏乞 聖明曲加矜憫亟遞臣內局之
任俾無重地虛曠一日之弊仍 命有司重究臣不
識分義違拒 恩命之罪以警具僚不勝幸甚

再劄

伏以臣昨伏承承宣所傳 聖諭懇款未諒恩數踰

涯驚惶抑塞仰復未悉違拒 明命辜負 聖眷感
泣悸恐求死不得噫臣之情跡罄陳於前劄其慄然
危厲愍然悲苦者 天鑑必俯燭矣而 聖教猶以
爲過自引嫌夫自侮而人侮自毀而人毀理所必至
臣苟忠諫素孚舉措服人世路雖危險豈至疑謗僂
辱有不可忍聞乎臣之怵焉驚懼思自斂藏者亦已
晚矣物情汹擾衆口喧囂則 朝廷加臣責罰靖彼
氛亂亦政刑之宜也况方生之論勢若潮濤瑕釁一
出構捏百端臣乃何恃而不恤恬然若平日貪戀
寵榮不復知止乎唐之李晟只以張延賞一人暗行

浸潤猶懼其難免况今之論臣者凡幾人也實非臣之過嫌 聖明獨察臣苦心既已昭辨無餘 日月之明也復憐臣時危使之避遠機阱則 父母之慈也體羣臣又是 君人之大德顧何損於 國體也臣雖欲歛跡朝端豈終爲自廢之計也若 國有大事則臣當竭言以貢愚誠不幸有疆場之憂臣當執羈勒而從之何敢一刻忘吾 君而但圖身便也臣畢瀝肝血言甚煩委不勝惶恐而瞻 天望 聖盡情籲訴惟 聖明矜察焉且臣有目前難賞之罪藥院並直之日力辭提舉之任咫尺 禁門終不承

命雖婦孺亦知其罪之至重而臣敢甘心而犯之伏况 受鍼已定之教欲其備員入侍也而臣亦頑然不動 君父有疾而乃不思嘗藥 玉體有砭刺之苦而若不識焦憂實非恒人之情必臣風波震薄章狂喪性忘義昧死至於此矣不然其所惡有甚死者其情雖戚其罪莫逃臣寧受鈇鉞之誅不敢抗顏於禁密之地重辱 清朝伏乞 聖明俯諒臣崩迫之懇亟遞臣內局之任仍 命有司治臣違 恩命忘分義之罪以警有位不勝幸甚

三劄

伏以無狀賤臣徒累 聖德而日月之明獨照肝膈
保全於衆怒必死之中復置諸久叨曾敗之地 深
恩曠絕淪入骨髓雖臣隕結莫酬萬一今豈敢計安
危違拒 明命只緣至愚難化啓不畏死傾肝瀝血
屢煩 靜攝天聽高遠未蒙矜察誅罰不加誨諭諄
切至責君臣之義 恩威之重需若雷雨天地之恩
欲報罔極父母之訓何敢不承顧臣危跡僅存驚魂
未集悸傷氣血憂隔飲食痰壅神曠生意殆盡奔走
重地實無其望而情窮已極病不敢言矣况頃日臺
閣儒臣之言已極嚴正餘論流行早晚當發外方流

言無所不有通文交驚聲罪狼藉公相激勸久猶采
甚云若聞臣復入 近密之地必有別生意外之舉
到此地頭臣之顛頓狼狽固不足言名忝大臣之列
重被難洗之辱其損 國體羞明廷更何如哉此臣
所以限死違適不敢承 命者也噫君臣之義卽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臣雖冥迷不靈豈至全昧是義
一生受 恩如何前後 恩旨如何而終自守株自
陷死罪乎與其冒沒而重辱無寧力辭而獲罪於
君父之前臣其敢自惜一身實爲 國家顧事體耳
臣罄陳事勢無復餘蘊 天地父母庶可垂憐 玉

候違豫藥院並直之日提舉之臣違 命至此前所

未有連日 受鍼又不得入侍臣之罪戾有非一時

瘕曠之責况 聖教至此而終敢擿推萬死之罪實

無所逃伏乞 聖明亟命下臣司敗重究其罪以肅

朝綱不勝大願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前後批諭不

愧惡寧欲無言噫卿罔極之誣予已洞燭昭靈無餘

則世道雖極危險在鬼之輩何敢售其壞亂之計耶

於卿少無不可進之嫌亟斷異

續須速入來用慰予思想之心

伏以臣至今煩瀆死有餘罪凡無知而犯罪皆也知

上 東宮辭內 詞書

其罪而犯者故也既知其為故而不得不犯者其情

必有萬萬不得已也今臣不敢復以情勢為言而十

餘日來所干冒違傲者實臣子之所不可敢亦臣子

之所不可忍臣雖迷蠢無狀豈不知 父母之訓不

可違也 天地之恩不可孤也 雷霆之威不可犯

也焦煎之憂不可忘也而所以頑然不識變動一向

顛號者誠古今之所罕聞庶幾得蒙 矜諒而昨伏

承下答諭以 聖意堅定斷無準請之理臣之惶駭

抑塞直欲溘死而無知竟夜悲泣目幾為腫伏聞今

日又有 受鍼之命而終不敢抗顏詣 闕席藁請

死瞻天哀籲伏乞 高明曲加憫憐其愚迷深察其

必不可承 命且軫藥院之不可久曠亟許遞改臣
任仍令有司治臣負犯以肅 朝綱千萬幸甚

因李明誼疏辭內局提調疏

伏以臣昨在藥房伏見前正言李明誼之疏論臣之
罪語意危怖臣不覺渾身俱青不敢承 命入診蒼
黃徑出屏伏 闕下以俟 嚴誅終夜震悸求死不
得為人臣者有勢力而無顧憚恃 寵靈而肆無嚴
至使有司不知有國法 君上曲從其意此其罪誅
九族而猶輕何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也噫臣自
經去年獨對上而貽累於 聖德下而身陷於危窞

既不能剗心而示人迫於 嚴命又不能斂跡而遠
引抗顏禁近之地日夜內懷冰炭又豈知人之疑臣
者乃謂之恃 至恩而恣妄舉視之若啓寵而納侮
也苟如其言宜受萬戮臣固不敢仰首哀號而近日
聖候有加保護之任不可因臣暫時虛曠不得不疾
聲急籲於 靜攝之中雖不敢盡暴情實煩冒至此
罪尤萬死伏乞 聖明俯察危悃亟 許先遞臣內
局之任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以嚴 國法以謝人
言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慄危迫涕泣祈懇之至

疏具悉卿懇昨者李明誼之疏專出於擠陷搢紳之
計而侵詆之言亦及於卿其所謂勢力無嚴有司只

知有巨室等語指意非常而未又曰獨對之失此有以啓之必欲甘心於卿寧不駭痛惟卿心事予所洞悉則此等構誣之說何足介懷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即速入來用副至望

上 東宮辭內局提調劄

伏以臣被罔極之疑辱抗有覲之面目由郊入城轉處 禁近雖 恩異 命嚴身不自由內懷惶慙對人輒羞固知重見污巖且是早晚事今者臺疏果發搆罪狼藉其措辭危怖設意陰慘莫非臣子之極惡處夷滅而難貸者 离照之明必有以俯察矣臣驚魂復散體粟骨青擅出 闕外請伏斧鑕而 聖慈天覆不忍加誅開釋諄復慰勉備至臣苟有一分承

命之勢何敢於此時日事擿推何敢以此任愬然瘝曠而莫之懼乎近日二大臣亦被人言俱出郊外此不過言語事為之跡可易辨於耳目者在臣則惟有天日下燭其忱誠而人言之危惡一至此極蓋嚮者老大臣之言事出倉卒容有流聞之未盡實者及今時移事定情實昭暴宜無可言而凡有論事猶且斷斷乃以無嚴罪臣又以有以啓之者若將歸咎於聖朝此其餽禍之心豈然而未已也今臣寧溘死而流亡自忘此憂畏不然則早蒙誅責以快人心若其可延時日之命者又有退填溝壑一事耳臣自出

禁局非不知走出都門深入窮山而尚此遲回於象
魏之側者但以保護之任尚在身上故耳臣雖被違
慢之罪不免鈇鉞之誅實所甘心如有萌心於重入
者縱荷寬大之恩天必殛之臣豈忘 恩昧義自
惜一身士夫廉義實關 朝廷之大體誠不忍重辱
清朝也疾痛之極言不知裁罪尤萬死伏聞數日
聖候諸證尚未少減不敢更貽酬應於 靜攝之時
敢此冒死哀籲於 侍湯之中伏乞 邸下曲加矜
憫且軫藥院之不可缺員開陳 聖聽亟許先遞臣
所兼之任仍 命有司重究臣罪以謝人言以安微

分不勝萬幸

因李獻英兄弟供辭辭職劄

伏以臣昨上崩迫之懇冀蒙 矜諒之恩伏承 下
答諭以因囚供迸出 闕門尤有傷於事體噫臣職
在嘗藥其何敢不念分義位竊具瞻豈不欲顧惜事
體而今乃徑情妄動自陷於罪戾豈臣所樂爲也顧
其心駭悸痛迫誠有一刻不敢安者耳彼其爲言專
出怨毒只詆臣身則當付一笑而若其所謂至親主
試者又從以誣及泉壤矣臣以大臣與論 國政反
爲囚人所構陷爲子弟昧於涉世貽辱於父兄而猶

不知恥仍冒於重地其蔑廉義而傷事體又何如也
盖自唐宋迄于 皇明覆試非一將使能者雪疑冒
者彰偽可謂綜覈之政前後就試之士豈盡無恥未
聞有一人不赴者况時有曳白之人豈不自量特畏
君命不敢違拒臣之獻議始意不過如此延拖至今
亦非臣所知豈料此輩終拒 嚴命大損 國綱也
此猶如此何況於臣乎今其納供辱人何益於自辨
而只欲噴血一口以汚臣矣然臣蹤跡本自危懼而
復入 禁密怨嫉盈世拳踢未已一年之內再出
闕門絲毫無補瀆擾恒多事體之傷將未知幾何雖

高明所燭曲加憫憐恐不可一日自安此臣所以不
敢徒感 恩遇冒沒更進者也伏乞 邸下俯察臣
危苦之情且軫內局之不可久曠亟許先遞臣兼任
仍 令刊名朝籍以全進退之義不勝幸甚

疎齋集卷之七

疎齋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辭 誌文撰進劄

再劄

製進 明陵誌文劄

中路以 誌文事待罪疏

還到城外待罪疏

再疏

出江郊辭職疏

史官傳 諭後陳情待罪疏

以建儲陳慶祝之忱仍辭職各疏
未叅冊禮賀班待罪疏

以國有大事將詣城外陳情待罪疏

入城請差山陵祭官劄

庭請罷後聯名請代理劄

啓

諫院論李泰龜張善冲啓

再啓

執義時避嫌啓

兩司請李尚真罷職啓

百官伏閣請還收傳禪備忘記啓

條陳海防事宜啓

備局魚鹽事回啓

孝廟追崇事會議後大臣聯名啓

疎齋集卷之八

疏劄

辭 誌文撰進劄

伏以 大行大王山陵誌文撰進之 命及於賤臣
 聞命駭惶罔知攸措嗚呼惟我 大行大王盛德洪
 烈冠絕百王苟非老於文學者莫可摹 天畫 日
 念臣本無見識詞藻為一世所推重者加以衰弱昏
 眊久疎筆研十年焦憂精神銷亡 天崩之日心肝
 崩裂忽忽無生人之意雖欲不量才分冒當大事其
 勢末由况行期卒急使事匆擾以此殘憊之氣實難

致力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由中之懇亟許回授可
堪之人毋使 送終大事一有未盡不勝幸甚且臣
以耳目所記言之前日膺是選者若非山林耆德必
是廊廟重望今雖舍臣豈無其人非臣飾讓寔出輿
論亦乞 裁察焉臣以萬萬無似猥蒙 先大王罔
極之恩常願肝腦塗地以酬 知遇今乃少效薄技
以闡 洪休榮既至矣願亦遂矣何敢煩顛於此時
以負自盡之義也瀆冒至此不勝惶恐

再劄

伏以告 訃之行禮當遄發彼或責遲亦慮辱國雖

倣裝聚馬其勢不得不淹至四五旬而其不可更退
則决矣 謚狀文字最宜速出而纂集之事纔訖應
製詞臣多事奔走實為可慮况 狀出而誌成前例
皆然事體又當如此臣猥當撰 誌之命坐待 狀
出而行期迫則以臣鈍滯之才必難速成於出疆之
前莫大文字豈不有狼狽苟簡之恨乎噫賤臣之受
大恩於 先朝河海莫量今於 山陵之事躬負土
石下禱螻蟻亦所自願乃復摹畫 天日托名琬琰
何等榮幸雖文詞魯拙恐無以闡揚 盛烈而豈敢
有一分辭避之念昨上短劄實非飾讓 日月之明

猶未下燭 辭旨悲切勉諭丁寧奉讀未半失聲長號臣雖無狀更忍爲固辭之計乎然事勢之窘急如上所陳其在必誠必慎之道宜早變通臣又囁嚅不敢早言迫而後號顛則亦臣之罪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魯才之不可應卒深軫大事之不可苟簡特收還成命回授在朝之人 國事幸甚且近日使行多請公貨臣嘗病之而萊貨幾至不通清人索賂日滋少有所請則必生事端如甲寅之挾摘文字丁丑之援引會典可見其伎倆矣今日之事雖曰萬萬無慮患生不虞誠不可忽也一行員役空手而去應用

之財已無出處若有意外之事實無周旋之道誠宜軫念亦乞特 令廟堂依丁丑使行所給之例而許之使之定限還償實爲便當先事之慮恐不可已也

製進 明陵誌文劄

伏以摹畫 天日決知臣所不敢當故再三冒死固辭得以獲 命至於再授則惶恐不敢復言 御製下示之後始敢泚筆臣之今日畢義盡忠於 先王者但有一事竭心焦思庶得構辭今始繕寫投進而臣文辭本緩拙行期亦忙迫不能自盡其微誠且臣魂精散亡必多遺漏顛錯決不可以此納之於 玄

宮之側永示無極伏乞 深加睿察如以臣言不爲
虛飾卽 命他人改撰毋使 送終大事有所未盡
千萬幸甚如或不至如此必多有可論者雖臣辭
陛之後亦 命大臣詞臣極意刪改恐亦允當 內
下 御製及纂集廳所送文書外如 勸進粥飲等
事得之於故清風府院君家所傳之言事甚分明故
取以記入亦乞 睿照奉使出疆者辭 陛後例當
乞免所帶職任而今臣所帶扈衛大將及軍門提調
俱爲緊重不可不先乞遞免大將出去則軍官雖有
移屬他廳之規而半年無將宿衛之事實爲疎虞卽

今大臣 國舅多有可兼之人臣不當虛帶往來御
營廳則將臣久病臣又不在軍門之事亦涉可慮伏
望并加 軫念特許遞改公私幸甚未行之前登對
未易敢此煩籲不勝惶恐

中路以 誌文事待罪疏

伏以日月不居晦朔又更伏惟 孝思號慕益復罔
極臣拜辭 闕庭京國漸遠回首 雲天但有血淚
臣又於 誌文事有須至仰稟者且有不可不請蒙
譴罰者蓋臣迫於 嚴命強所不能冒當大事誠恐
大誤 送終之禮終犯罔赦之罪矣撰進之後數日

在京物情不滿評議漸起及在道中流聞以誌文
事有闕略語無稱停爲疵云臣尤不勝怵然驚惶之
至凡國家金石之文非老於文學者不可遽當伏
聞先輩大手之任此事者必數月構思成文而多經
人眼博採羣言不住點竄而後乃敢入啓云而以臣
鹵莽之見不多日而成仍卽進御物情之如此無足
怪者臣固慮有此故敢請臣出使之後命大臣詞
臣極意刪正已蒙聖俞矣且臣伏聞仁廟國恤
故相臣李景奭撰進行狀孝廟命就議於金尚
憲曰宜有東里之潤色蓋欲重其事也况臣今日之

文忽卒疵類至此而廟堂尚不奉行聖教何也物
議所謂闕略者本非臣偶然遺漏欲自附於古人諱
親之義而亦安知迷見之必合於事理也臣旣受使
命雖不敢停滯中路未出疆之前惟俟亟加罪責
且命移授誌文於他人無使玄宮之事一有
未盡而已伏乞深留聖意且詢廊廟善處於上石
之前不勝萬幸至於文字之未稱停者不妨刪改且
前入正本中字畫尚有誤者復敢別單錄上以備
裁處而以臣厚受先王罔極之恩不能先禱螻蟻
見識不逮神精脫落致使此事多謬誤若此臣之罪

辰萬隕猶輕臣無任惶慄痛裂涕泣俟罪之至

還到城外待罪疏

辛丑

伏以臣歸到境上伏聞泮儒尹志述以臣撰進山陵誌文謂之掩翳先王盛德論臣以不忠之罪其言語不擇僂辱無餘又伏聞承旨李真儉請治臣前日獨對之罪又以臣出疆時引例貸公貨之請謂之恐動聖心至曰六萬銀貨將用之何處造意陰險直欲驅臣於罔測之地傳者口呿聽者代怖一人之身並受叢鏑驚惶震慄寧有生意臣誠不決烈不能刳心剗腹以示人也如使臣學術可以裁酌義理忠

信素能見孚一世世路雖曰危險受人之踐踏疑誣豈至此極此臣之罪尚復誰咎是以不敢爲仰首自辨之計但恃天鑑高懸無微不燭耳臣雖無狀忝在大臣之列今人論之以赤族之罪國家愍置而無所問以滋四方之惑其可謂國有憲章乎臣不敢委君命於中道方隨使節到城外亦不敢詣闕復命謹此席藁哀鳴伏乞聖明卽命下臣王獄嚴覈言者之所以爲臣罪者苟有萬一疑似者臣雖闔門夷滅亦復何恨臣無任跼天躋地血泣悲號之至

再疏

伏以臣驚魂未定神識迷恍瀝血之顙未及再聞而銀臺承命又來宣諭恩旨鄭重開釋備至雖使臣自爲之辨何以加此臣四體投地血涕交下天日之明下照覆盆臣雖退填溝壑亦復何恨臣自聞人言意謂朝家必逮臣按鞫嚴覈虛實實則明加典刑虛則洞洗深冤以解四方之惑矣今乃不然恩禮反隆無復驗問只令臣抗顏就列此不幾於魯以狃忍爲國者耶聖明以臣先朝舊物雖不忍下之吏臣則抱此黯昧生不如死三木囊頭亦何敢

辭也噫以臣之蒙先王大恩河海莫量也而人謂之不盡誠於形摸日月乃有罔極之言臣之冤痛欲死孰加於此然義理至微猶可俟於百世至於奉使時事萬目所覩何有幽隱而其言莫測其倪其疑無所不及煽動詛呪疑亂一時此則千古之所未聞也使十人分其罪誅九族而猶輕以一身蒙此惡名豈可自容於覆載之間而乃敢憑恃寵靈重入脩門乎違傲明命極知死罪寧受鈇鉞之誅不敢自進伏乞聖明俯察崩迫之情亟命召還承宣仍命有司先治臣慢命之罪嚴覈臣所被人言虛實

以存 國法不勝大願且臣伏聞以 山陵賞典賜
馬之恩亦及臣身云臣方以 誌文事乞蒙誅責何
敢與敦匠諸臣共受 恩典又伏見政目新有軍門
提舉之 命身陷大僂而冒膺重寄央無是理並乞
收還成命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流涕祈懇之
至

出江郊辭職疏

伏以臣萬里歸來不敢復 命四月城外不敢辭退
者既自瀝血哀籲義當恭俟 威命只自惶悚感伏
措躬無地伏惟 聖度恢弘不惟不覈其罪之虛實

恩旨終降久愈欵曲 恭已之禮若待賢輔責勉之
諭悲不可奉讀自非木石心腸全昧義分者此時此
命胡忍不承顧臣空疎庸愚百無可取而猥蒙 先
大王特達之知公然致身上列以致十顛九倒無一
時少安而輒倍荷 生成之澤以至于今而臣則酬
報蔑如辜負實多十年侍 疾終見 天崩之痛而
不能早禱螻蟻 送終大事粗效薄技而人言罔極
臣之於 先大王不忠已如此 聖明雖欲留臣尚
何補於涓埃况臣無端為世所嫉前後巧簧暗弩多
發於萬萬意想之外至于奉使時而極矣臣雖欲自

竭駑鈍效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義其身已不可容
他尚何望 聖教及此故臣不容不悉暴而瞻望
雲天失聲長號噫臣卽僂人賤行爲世所棄者其不
可抗顏於城市間則不但臣心自定人亦莫不以爲
如此而遲回至今但俟 處分矣今則 誤恩至此
辨覈無望近淹京輦亦不敢承宣相守而有不暇
顧敢爲此逃遁之計昨已出伏江外致令近侍 啓
稟追來臣之罪戾尤萬萬難贖矣臣鄉來久在 禁
直使燕時又忙臣父母墳在畿內砥平地而未得往
省已七八年矣霜露屢變情有難堪况今跋履勞傷

風波積畏形疴魂悸死亡無日亟宜歸掃墓地以便
掩埋臣雖在朝亦當據例乞 恩今將覓舟東入而
近侍之臣又復隨臣而往則事體未安甚於前日臣
負犯之外惶憫欲死伏乞 聖明俯諒臣情理 特
命召還承旨俾臣安意作行仍 命有司治臣徑情
逃遁之罪以警有位不勝幸甚且臣以賞典事再三
請收而尚未蒙 許臣之憫菴惶懼尤不可言夫梓
匠賤技也鉅斲不善則當收其稍廩况任 國家大
事而外議紛然則尚遭刑誅幸矣賞其可受乎此實
關 國家政刑不但顰笑之失而已又伏聞以該曹

廩祿之啓至有更爲輸送之 命云臣之不敢冒受
曾已屢陳矣毋論其受食當否臣身已在外矣太倉
之米何可遠輸江外乎並乞 收還成命毋損 國
體也軍門提舉固非臣所堪今不在朝理難仍帶扈
衛大將亦自重任赴燕大臣所管并屬於臣而兩廳
俱無管攝之人宜有變通亦乞 許遞臣禁衛扈衛
之任俾無曠官之患尤爲萬幸臣今將遠離 京闕
而不得一瞻 深墨之容 因山之日望哭於燕館
而窮天之痛無路一洩於 陵下日月不居 魂殿
練期且近而 殷奠時享亦不得陪哭犬馬之情當

復如何臨疏悲涕不省所云臣無任哀號煎迫之至
史官傳諭後陳情待罪疏

伏以臣昨於史官之歸愴怛抑塞不能敬復 明教
自罄危惴惶隕耿結敢安食息嗚呼人臣之辜 恩
慢 命是何等罪戾而臣雖迷冥夫豈樂犯而無所
懼也萬里歸來 山陵已訖而跡阻陪哭無所展哀
去則 陛辭歸未復 命而離違 清禁日月且周
家廟在城中而昨始反面區區情禮恩義掃地盡矣
苟有人心寧不痛傷然猶不遑顧念逃遁是敢違傲
無嚴傍觀莫不爲之寒心况臣之心乎自非風癩之

人孰不懼罪而畏死臣則惛然若無知覺其中必有
所惡有甚於死者以 聖上日月之明父母之慈宜
有所 俯燭深諒而哀籲而莫之察負罪而加之禮
若視臣以曲廉小嫌過自撕捱者是臣精誠淺薄言
語不切不足以上感 淵衷也 聖教以邁邁至此
責臣臣觀閱素多以洪忍冒沒貽譏於世何獨於今
日妄生悻悻之計便欲永訣於明時也又每以情志
未孚爲 諭臣以易危之跡酷罹罔極之讒而 隆
眷不替獎勵踰分 軫念私事 寵及泉壤 遣人
存問 命以勿去 恩禮之重萬死莫酬從古君臣

之際若是而豈有情志之未孚者乎昔李泌寄避江
西李晟願乞爲僧唐之二君情志何嘗不孚於二臣
而讒說難聖則特謹避之如此二臣者亦何敢自疎
於其君也今臣所被人言比古益憚 聖恩雖若河
海臣身其可苟容耶臣每承此 教惶愧欲死至於
念舊憐我之 教再發於 批旨臣奉讀哽咽涕血
交下臣弱冠事 先大王今已白頭矣以萬萬無似
之人猥受特達之 知偏荷肉骨之 仁十年侍
疾朝夕左右古人所謂內結父子之恩者雖不敢況
其間日月幾何而臣何忍遽忘其 天地之造也

雲鄉渺邈已無及矣臣所以追報舊恩者只在盡節於殿下使臣若無他故益篤逸往事居之義殫誠竭驚冀效涓埃縱無補於新化寧敢求退今日違適棲遑豈臣之所願欲也嚮之論臣者必欲赤臣之族設疑辭而惑亂羣聽使臣無以自拔於坎窞臣之乞蒙對辨實出至寃而朝廷怒置而不覈虛實徒以不敢當之寵眷誤加於爲世大僂之人臣之私心痛迫但有求死不得安得抗顏朝端仰承恩命乎臣之危惘實在於此非敢邁邁而忘先朝負聖恩况情志之未孚亦豈臣夢寐所及也前後聖

教鄭重臣不敢不披瀝肝血而言涉支蔓又復死罪臣所被人言未蒙查明之前皆臣席藁之日自此違連之罪將不勝其日積其爲傷損國體不但臣終犯罔赦之誅而已伏乞聖明亟收敦召之命鑄遞臣本兼職任仍治臣罪以嚴邦憲不勝至願臣無任兢惶涕泣之至

以建儲陳慶祝之忱仍辭職名疏

伏以臣伏聞殿下深惟宗社之大計上稟聖母之慈旨早定國本允屬元良一夜之間懽聲四馳况茲先王骨肉之教益見聖人人倫之至羣

情聳感天意可知臣以簪履舊物屏在田野莫伸鼇
怵之誠不覺喜極而悲臣仍伏思惟先大王日月
之明無微不照宗祧之重豈無深念而憑几之音
不及于此誠以我殿下因心之友必合於天理之
公也於戲丕顯丕承之休可謂度越前古矣殿下
嘗在青邱先大王既授以精一之訓又錫以
箴儆之辭止慈之仁深望我殿下嚴恭寅畏永
續景命今殿下又有丕子之責矣益宜克勤克戒
以身導迪招延耆俊以勉典學率由我先大王之
教殿下也臣身雖在外獲覩大慶不勝睠睠之

忠敢忘滓穢之賤冒貢瞽言惶媿則多念臣適命
辜恩虛糜職名已半年矣兼管且重不宜久曠日
夜憂惶罪實萬死危苦之懇曾所備暴雖不敢申籲
伏乞聖慈俯諒臣決無復進之勢亟許遞改臣本
兼諸任得以自遠於機筭以卒天地生成之澤臣
無任瞻天慶祝涕泣祈懇之至臣疏當由縣道而道
臣以奉審不在其營謹使錄事直呈政院事異常規
不勝惶恐

未叅册禮賀班待罪疏

伏以臣伏聞昨日殿下出臨前殿親册元良祗

見先王此國家萬世之大計宗社臣民之所交慶也又聞今日百僚遙庭呼嵩永祝無疆之休千一之會萬姓均權而獨臣以畸危之蹤屏伏郊野不得躬覩盛儀自伸鼇忤之誠區區犬馬之情竊自悼傷豈但古人所謂留滯周南之恨而已伏惟聖明追惟寧考之遺意思貽燕翼之深謨宸情感痛嘉喜亦至臣各忝大臣之後不能以此時進一昌言以廣聖聽辜負國恩罪何可逃况前日聖教諭臣入叅賀班將使不廢臣子之禮無犯慢蹇之責而臣冥迷感螫終不敢仰承明命其所以危怖寃迫

曾所悉籲何敢申暴而顧臣釁孽萬隕亦輕伏乞天地父母俯諒血懇並削臣所虛帶本兼職各仍命有司重究臣廢禮違命之罪以警有位不勝萬幸

以國有大事將詣城外陳情待罪疏

伏以臣適通過江已過半年前日入城未敢仰承留任之命屏伏郊畿日埃謹誅昨者史官傳諭之恩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隕惶駭罔知所措况借來之命又出異恩近侍留守村間私分豈敢少安臣萬里歸來阻遠清光倏已經歲犬馬之誠

豈不欲一登文陛少伸情禮而釁孽莫湔寃苑難
白前後恩諭豈不勤摯而終不敢仰承者誠以進
退之際關國家大體係士夫廉義不敢自忽重辱
清朝故也臣之所望於聖朝者只是辨覈人言之
虛實以明臣罪之有無所謂辨覈在朝家本非難
事臣燕行時所齎官貨自有其數同行數百人耳目
亦多用之何處一問可知苟臣用之於所幹王事
之外或私肥行橐必不能獨用而獨知此甚易覈封
典自有應行之例而彼人猶且生梗則臣之去時陳
請既非過慮以此成罪亦豈常情之所度只緣臣行

世無狀積忤於時使人疑之於不忍疑之地加以煽
動凶言公相傳說臣則身在異域而聽者代怖古今
寧有此事而朝廷愍置而無所別白徒紆不敢當
之恩禮此臣所以含冤抑塞無所告訴者也至於
罪罰之先及於言事者非臣意慮之所及而聖教
乃以罪名已正更無可嫌勉臣以即日造朝是臣以
不治言者之罪引以為嫌今見其竄逐乃敢趨命
也若然則本罪之外又添要君之罪臣雖萬萬無狀
決不敢為此也臣之踪跡轉益艱危恩命懇至末
由仰承跼天踏地萬死猶甘伏乞天地父母俯諒

臣崩迫之情亟 許鑄削臣本兼諸任仍 命有司
重究臣辜 恩慢 命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
涕泣祈懇之至

入城請差 山陵祭官劄

伏以臣昨年奉使出疆 因山之日遙哭燕館歸被
人言跡阻 京闕近因 國有大事乃敢抗顏班行
魂殿殷奠今始將事 崇崗像設尚未瞻望適茲節
屆冬至 山陵薦享將遣宰臣而以臣叨在上秩該
曹不得越班啓下伏聞 先朝或因大臣陳乞輒蒙
矜許云伏乞 聖慈俯諒臣犬馬之情特許填差享

官俾得少洩窮天之痛不勝至願

庭請罷後與三大臣聯名請代理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過蒙 先朝天地之大恩常願
粉骨糜身以報我 殿下近日忽此有非常之舉其
欲竭誠匪救以副羣生之望者庸有極哉而伏閣四
日不但 賜允俞請對六七牢拒愈甚終不得一
瞻清光只恨誠意淺薄不能感回 天心臣等之罪
萬死猶輕伏地俟罪鈇鉞是甘去夜所下 批旨尤
非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臣等
一死猶遲遭此罔極之境驚惶震悸實莫知所以仰

對也第伏念當初 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之
教實 國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驚惑憂
遑正在於此臣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至於丁
酉事自是 先朝之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並
令裁斷之 命不啻有間而况此 聖教出於至誠
惻怛則為 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為拘一併
違拒以傷我 殿下之心哉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
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不勝幸甚

啓

諫院論李泰龜張善冲啓

頃日憲府之 啓請還收罪人減等之 命也前掌
令李泰龜敢為立異於方張之論已極肆然而乃又
費辭自列以閔熙是暗昧之罪權大運是語言之失
為言未及入啓先被劾遞故政院還給云閔熙之干
預凶謀大運之恐動脅君是何等罪惡而為今日臣
子者何敢有伸救之意况其言語尤極無狀不可以
不在其職而置之請前掌令李泰龜削奪官爵
前府使張善冲即逆賊興立之外孫罪死人張紳之
子也若無高世之行絕倫之才固不當置之於衣冠
之列而善冲詐稱自廢盜竊虛譽屢登薦剡一不膺

命及至顯擢乃敢承當交遊卿相出入論議苟利勢之所在不避其父之讐奔走營營有不忍正視如此之人不可仍置仕籍以貽士夫之差請 命削去仕版

再啓

臣以前掌令李泰龜削奪官爵事有所論列矣伏承聖批以挺身立異於重發之論雖甚可惡既已劾遞不必加罪爲 教臣竊以爲不然也閔熙權大運之減等量移者 朝廷必不以無罪而可宥也爲臺臣者只當據法爭執以嚴 國家懲惡之典而已雖有

曲爲之地者又從而爲之辭曰罪惡雖大流竄既久並施雷雨之澤以示寬大之意云爾則言雖苟且容有可恕今泰龜則乃欲爲兩人白脫之計一則曰暗昧之罪一則曰語言之失有若全然無辜而枉罹罪網者然其處心措辭寧有顧忌者乎人心之陷溺至此 國體之不尊至此此而不嚴則臣恐此輩將接跡而起亦必有爲鑄積堅柙之地者敢陳伸宥之說於今日矣終不可只遞其職而止請 命削奪官爵前府使張善冲削版之請實出於厲廉恥敦世教之意而 聖上以罰不及嗣之意有所持難大聖人愛

物包荒之量至可見矣然臣所謂世累不專指爲張紳之子也善冲既是逆臣興立之血屬則自古朝紳豈有如善冲而冒居於承宣佐貳之列者乎我國用人之法最嚴於世累曾有文官李昌炫者爲德仁之婿 孝宗太王命勿擬望其後除職輒被彈劾 先大王以勿授署經之職爲 教此誠 聖朝之所可遵奉勿失者也而今則善冲有難洗之累無歷試之效徒竊虛譽驟通華顯是豈 兩朝嚴世累惜名器之意也善冲自以罪死人之子初既廢科不仕則固當含恤茹痛杜門屏居如尹澄之之平生則可矣而

交遊日廣出入論議奔走趨附不避讐嫌官卑則屢蒙除 命而不受位顯則雖有人言而不顧其身事本末槩可知矣其何可一日齒在朝籍以貽摺紳之羞乎請 命削去仕版

執義時避嫌啓

前執義李國芳初避之 啓意在營救罪人諂媚大臣故臣在館職之日首發劄罷之論僚議歸一未及拜劄而國芳再避侵辱臣身臣旣被其斥勢難同叅於論罪之劄退而陳疏館僚果上劄蒙 允及出其代該曹以臣首擬至受 恩點臣誠赧然懷慚思欲

自列而長官既有親嫌臣是應遞之人可無難安之勢只以相避引嫌不敢更贅他語矣今者長官遞以他事見遞臣則尚在此職臣之情跡十分狼狽始不陳暴情實亦臣之錯料矣昔宋御史中丞包拯論三司使張方平宋祁過失臺中僚屬交章力言張宋罷去拯代其任學士歐陽脩上劄論之曰朝廷不爲拯惜名節拯不能遠嫌疑爲朝廷惜事體至以蹊田納履爲喻未乃曰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無以自明今日該

曹之擬臣於此職者雖或未詳臣論事之本末而臣乃掩覆而受之自爲己利不顧前世之至論則微臣一身廉隅縱不足言其辱朝廷而羞當世誠非細故其何敢不避嫌疑冒居臺席乎請命遞斥臣職兩司請李尚真罷職啓

近來國體不尊世道交喪懲惡之典不嚴黨奸之論日肆識者之寒心固已久矣頃日榻前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真以洪宇遠語犯東朝之疏謂之妄發閔熙懷將心負君父之罪謂之不明至請疏釋兩人負犯實是神人之所共憤王法之所難貸而

身為大臣動搖流言救解之說殆無餘地是何意向之謬戾一至此哉大臣一言關係不輕其流之害將至於人心陷溺而義理晦塞一國綱漸弛而姦惡增氣不可諉之以耄昏做錯置而不論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真請命罷職

百官伏閣請還收傳禪備忘記啓

臣等昨於聖教之下不計深夜敢請入對欲陳羣下驚惶煎灼之意及承聖批不但賜俞允十行溫言反覆開示辭旨懇摯誠有臣子之所不敢聞者臣等聚首相顧心焉如割若其父子君臣之

諭誠意藹然奉讀未半涕淚交頤也今日諸臣苟可以仰承明命者其何敢更有一言而臣等雖甚無狀亦何忍將順過舉使一國含生之屬舉懷罔極之恨也臣等有死而已決不敢奉承惟聖明垂察焉聖教每以疾病為辭臣等不暇遠引前事恭惟我先大王沉年疾疾寧日恒少豈不欲謝絕萬幾逍遙晚歲而上念宗廟付托之重下軫聖明之冲年又不欲遺大投艱以妨緝熙之學故倦勤之意終不形于色辭勤良敬天十五年如一日此所以盛德至善沒世不能忘者也若夫祖宗朝故事則

或創業垂統大命方新或治成制定方內又安雖復
脫屣千乘超然自在而軍國大事尚多稟決若使憂
虞溢目國勢危弱有如今日者 太祖 太宗必無
是事矣嗚呼天怒民窮正有救焚拯溺之憂 殿下
雖欲相忘必不可得既不能忘而徒有其名亦何益
於 聖躬哉又况國事愈急則 殿下其可曰我已
養閑而不知乎天地 祖宗其可爲 殿下垂恕乎
惟彼顛連溝壑之民亦且望絕於乳哺之仁相與飲
恨而死矣此豈我 先王付托之意又豈舉國臣民
仰戴之望也噫勞而思逸人情之所同然疾病之際

尤難耐事 聖上今日之教亦或由此臣等每瞻
天容非復昔時區區之憂曷其有極常願 聖明清
心省事保攝精神而不幸國內薦瘡朝著多故細務
冗言常苦煩瀆 聖心亦憂勞過分激惱多端或夜
分不寐過時忘食本原之地或未澄澈榮衛之損日
覺遷謝不免躬自憂傷屢詔於保護之臣臣等每聞
此 教心肝若墜臣等俱以無狀忝居股肱輔弼之
地使吾 君獨憂而成病此其罪雖萬死何惜也然
而人君以一人之身下應萬事苟不能居簡以制煩
鮮或不至於心勞日拙之患况精力有限亦何能不

困弊凋耗也是以秦皇之衡石程書隋帝之衛士傳
餐前史譏之古昔 聖王之雞鳴待朝日中不遑者
亦豈爲煩文細故枉勞心神也其所以無大疾病歷
年久長者正得治心之術也夫心志不固則不可以
自強而耐煩至於陰陽之患似若無與於此而古人
以洞房深宮爲寒熱之媒善乎子產之言曰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書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
乎節宣其氣不使有所壅閉湫底有忠慮於其君者
憂疾病之言如此 聖明誠能澄治聖心常如止水
明鏡物來順應無所將迎疏通豁達節宣氣血治心

治病兩得其道細故煩文在所當略事雖少滯神疲
則止凡可以拂心衡慮者無使滯宴息飲食不失
其時則必不至於勞心生火氣血交傷矣又何必過
自憂歎遽有此舉也自有此 教大小驚駭萬姓奔
走於道一夜之間滿城鼎沸人心之所驚愕卽天意
之所不安夫以 聖上之明睿所照豈可上違天意
下拂人心獨行而不顧以負此萬姓百工若離父母
之心也伏乞 聖明上念天位之重俯察羣下之情
亟許收還昨日藥房 批旨及節目舉行 備忘記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條陳海防事宜啓 庚寅

江都雖不可爲今日依歸之地處於江海之咽喉自前朝視爲大關防况今有海洋之憂尤不可棄置自龍津至昇天堡江面薄處則今旣列墩土築加堞而寅火堡以西都恃海沮與山險十餘里一墩之外無他措置賊船之乘風來犯者旣無以遠瞭且無以捍禦實爲可慮臣嘗爲留守時以禱雨登宿摩尼絕頂周覽海面則本島之南有永宗北有喬桐兩間大小十數島嶼犬牙相錯遠望則舟楫疑無可通之路此殆天所以捍衛江都者也其大處或設牧場小處只

有數十齧戶等爲空棄之地實爲可惜臣意馬政雖大不及於關防移出馬羣於他牧場許民耕作則無田之民必極負而至大則置僉使小則置萬戶權管以其民作土兵給江都待變船裝作兵船歲收墾田之稅以作糧械留守或統禦使節制則報警防禦之道實爲便益卽今內城之役朴權粗成模樣今雖不加築可爲守臣入保之地當此多事之日不必多費物力姑爲停撤以紓國力內城之築慮在於旣失天塹之後昔王濬樓船直下石頭城則建業不保韓擒虎旣入朱雀桁則臺城不守敵兵登岸之後能保其

幾日得力耶此恐非今日之急務又不作駐蹕之所則亦不必專力而但錢穀兵械多在其中決不可藉寇制置外面恐不可少已也

一仁川南陽安山等地逼近京都一面濱海而永宗一鎮之外未嘗留意今雖不能沿海置鎮亦宜別擇守令申飭戎政使之各自防守無如前日之恬然無虞則或有所補此等邑分屬於江都摠戎亦宜變其管轄俾專其地方之責統禦使其體貌節制與統制使無異而舟楫之寡弱物力之單薄產如南中大邊將平時已極可慮而况今艱虞之日尤不可不念亦

宜稍壯其勢別擇其任以委捍海衛京之責則必可以得力矣

一海西一方民俗犷悍良役偏多常時固多怨咨近年連值灾荒且有變賦之法民情未及樂成而亦多不便此時海防之憂本道最深若無別樣慰悅其民心者難責其捍頭目之義今番巡撫使下去時詢咨其疾苦一以懷綏爲務大則驛聞小則變通大布朝廷德意廣搜本道人才以爲調用激勸之地且西海關防素不及於三南要害之處必多未設之鎮堡雖已設者或在閑處則亦宜移變舟楫之未滿者亦

宜加設水軍之在山邑者與沿海陸軍相換如嶺南防軍恭谷以下專屬之例則臨急尤當得力此等事巡撫節目中磨鍊分付俾得着實舉行

一所江一鎮責任之重侔於他道水使而其殘薄之形甚於喬桐體統之卑墮比中和廣梁陞號之議自前多有而事力不逮至今未成西路關防莫重於此處方當有憂之日尤不可相忘如前崔鎮漢狀聞諸條亦宜速加講究覆奏施行事力之未備者以本道監兵營遺儲及關西備局句管等財力或劃給或許貸使之稍存貌樣虞候之新設若有事力不逮之弊

則旁近守令邊將中今姑權兼亦或一道如是區處庶可以大其事權其間最切急者亦許當事者隨事稟聞廟堂劃即施行可以易成矣

一白翎椒島近於外洋實爲賊路初程尤不可不別擇其人稍壯其勢即今見任者苟非其人誠甚可慮此則巡察巡撫尤當留意

一關西沿海但有中和廣梁老江宣川等數處防禦邊將而舟楫軍儲尤不成樣自前本道海防曾不置意者豈以海路險急賊路不便故耶以水路朝 天時事言之發船非甌山則鐵山此外船泊俱不便耶

丁丑清人運穀時泊船於龍灣江口以此言之則亦可見其無處不泊巡撫之行尤當細察其要害處廣詢於海邊知水路者備陳論列以資變通措置之地宜當而疎虞特甚用力當倍臨急制置至爲可慮巡撫之臣尤爲極擇使與道臣熟講歸聞

一湖西海防又不及於兩南水管處於外洋數十里之內舒韓兩邑船械不及於諸鎮杭金新鎮毀譽尚未有定泰安新設防營安興有積貯而無水卒此等制置尤宜商量而新差水使似非練達之才亦涉可慮亦令巡撫使詳審利害廣詢物情且沿邊船材已

多虫損獨安眠串得免此患而禁防日懈大材幾盡云另加申飭似不可已矣

備局魚鹽事回啓

昨因司憲府啓辭請別立一司摠括沿海魚鹽使各衙門諸官家不得各迭差人收稅從前藉此需用者量宜畫給令廟堂講定節目劃卽施行事 允下矣我國三陟際海數千里魚鹽之地可比於中國之山東昔太公封於齊通魚鹽而人歸之富强至於威宣臺啓所稱唐宋鹽鐵茶鹽之使皆大助天下經費自古山海之利未嘗專歸私門如今日也謹按經國大

典戶典魚鹽條云魚箭鹽盆成籍藏於本曹本道稅
鹽換穀布補軍資魚箭所出魚物薦新常貢外買穀
補軍資又曰有公收之物歸軍資別倉然則我祖
宗盛際已用此爲軍國之需亦何嘗使私門擅其利
也壬辰亂後沿海蕩然魚鹽少收諸官家新歸無所
料賴其時度支之臣乃請給魚鹽之場此折受之所
權輿也今則京外衙門新舊官家折受爭占茫茫大
洋片片小舠皆有所屬各處差人迭來疊徵鷹拏虎
攫出沒江海甚者懸人於百尺竿檣之上使一生辛
苦於海濤鯨煙之間者手無一錢之餘號天怨毒在

處皆然而其衙門官家所取產能十一矣惟我孝
廟稔聞諸賢臣之言洞燭此弊以爲修攘之本在於
保民保民之道莫如去私乃分遣繡衣於諸道使之
察啓將大變革而未及設施及至先大王初年三
司之論以此爲一大事請罷山海折受之啓四五年
不止前後命罷之處既非一二自聖明臨御以
來追述先志俯軫民隱折受之地亦多限年革罷
凡有所請不曾靳惜而未有如今者大臣臺臣之一
言夬賜處分苟能推此以往國家祈永之福未必
不基于斯也不但臣等欽仰咨嗟不能名言海上飢

困濱死之民必有少須臾毋死之願矣臣等固當奉行成命惟恐不及而第伏念事有次第政貴熟講必先查沿海魚鹽之所整理頭緒後定勾管摠括之司共議規制可無疎略之悔終成永久之法此法若能善成寬定稅式徵收之柄摠于一處雖分給各司諸宮而更無餘裕不能大助軍國如歷代及我祖宗之時猶可永絕暴求疊徵之害以解海民倒懸之急實百世生民之利也本司提調中先差主管數人即令移文京外盡行根究待其文書畢到確議節目後設衙門等事更令稟定何如

孝廟追崇事會議後大臣聯名啓

臣等之意則竊以爲宗廟之禮莫尚於世室是以漢臣之言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此則殷周以來致隆之至也恭惟我孝宗大王以上聖之資值陽九之運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伸大義於萬世者有足以範圍天地豈但一國臣民尊親之如父母也真可以有辭於天下誠萬古帝王所未有之盛德也尊崇之禮一有未稱則凡有血氣之倫孰不思盡其誠固無待於今日草野之言也第伏念尊名隆

號已上於 大行之日包得復雪之義觀德之廟又
定百世不祧之禮尊周之義固已大闡揚無憾矣到
今追上數字之 謚恐不加於 聖烈且伏聞 孝
廟初服廷臣嘗請追上 仁廟尊謚則 下教曰既
非 先王之志有乖繼述之義綸綍之言尚在耳目
聖明亦宜聿追 先志以光 兩朝謙孝之德矣會
議諸臣一二人之外意見無異惟在 聖明深思善
處莫重莫大之禮非臣等所敢擅議伏惟 上裁

疎齋集卷之八

